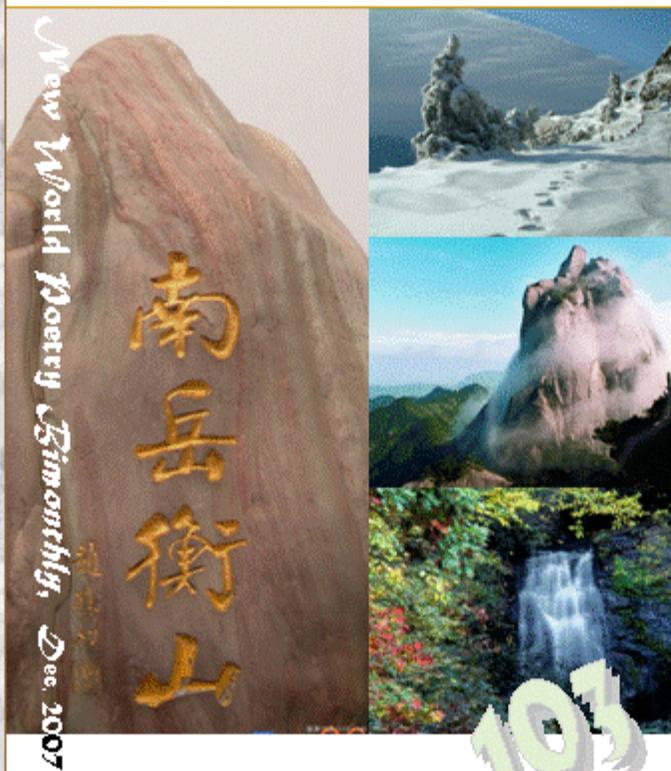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第一百零三期



創刊拾八年紀念號

103

- 生生：多位一體
- 湖南詩人詩輯
- 美國“後垮掉派”詩人作品選之六



目錄

No.103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彭燕郊	生生：多位一體	1
林忠成	停電	8
非馬	又一個芝加哥蟬季／競選	9
桑克	紀念薩繆爾·貝特	9
冬夢	偶感	9
鄭玲	虎落平陽／讀一張照片	10
魯行	斷章	10
王渝	夢境／約會	11
明迪	隨心所語	11
向明	尷尬／貼	12
遠方	秋山我獨行之五	12
尹玲	點菜	13
李國七	被動的主動／角色	14
心水	夜深千帳燈	14
黃伯飛	宇宙中的我／某一次會議	15
莫云	匆／釋／蝶舞／依戀	15
王露秋	過江南／暗夜的聲音	19
杜風人	局外的蹴鞠／戀母情結	20
蔡可風	光陰之網／傳說	20
謝勳	等候的面紙盒 二首	21
施漢威	聽老歌	21
孫培用	守望麥田	21
劉保安	我們	22
榮惠倫	〈我們〉同題詩 50 行	22
李斐	血染動袈裟 二首	23
林小東	垂釣／貸借	23
黃奇峰	釣／世上沒伙計	23
夏野	雜說	24
依雯	微型詩六帖	24
彭國全	長城／拜佛／石舫	25
寒山石	微型詩二首	25
資中華	關於九月的一個回帖 四首	26
夢野	雪落大地一樣的白	26

伊沙	感謝朋友 二首	27
曉波	鯨居／日誌：給萍	27
陳銘華	時空隧道／俠客行	28
魏東建	一株冬日開花的樹 三首	28
布衣	舊戲臺／樓頂的玉米	28
劉強本	這麼多／好望角	29
逝亡者	我為什麼不可以	29
張敏華	生活	29
陳亞平	後非非詩人圖像集②	30

湖南詩人詩輯

- 蒼涼情感· 陳頤· 桂少雲· 郭密林
- 長篙· 郭龍· 窈窕深谷· 易柯· 樂家茂
- 彭世學· 秋水竹林· 易春旺· 游魚
- 王瀚偉· 戚寞 16-19

譯詩

秀陶	查爾斯·森米克散文詩四首	30
張子清譯輯	“美國後垮掉派詩人作品選”◎ 史蒂夫·達拉欽斯基	31

評介

胡亮	十品：意象與意象群設計的 集成者	33
向明	詩人沒有武器	35
寒山石	微型詩：詩王國的微雕藝術	35
劉桂茹	詩美學與生命場域	36
黃伯飛	說詩小札	37
劉耀中	穆里爾·魯凱澤	38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衡山風景圖片

顧問：

紀弦（三藩市）
非馬（芝加哥）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黃伯飛（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聖荷西）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吳懷楚（科州）
黃奇峰（洛杉磯）
海上（深圳）
杜風人（紐約）
陳耀祖（越南）
方明（法國）
西牧（多倫多）
蔡克霖（南京）
陳恆行（維州）
塞遙（紐約）
朱彥潤（加州）
資中華（廣東）
謝勳（三藩市）

天地之大德曰生。

生生之謂易。

——《易·系辭》

生生化化，品物成章。

——《素問·天元紀大論》

大塊假我以文章。

——李白〈春夜宴諸從弟桃李園序〉

1. 氤氳

此刻，虛空中

生生的精氣正在運行

四射的靈光正在向八極浸衍

傾情閃爍超溫的燃燒

鳥已不再歌唱，雲停於青霄，欲雨未雨

各種等級的氣流在它的駕馭下

升高明和暗、正和側的播揚

時序已顛倒，無寒無暑

停滯在大火後餘燼餘溫的熏炙

圍繞它來回吹拂的軟風

在浩瀚裡浮游，以無力的衝刺

多少淡化等待的焦慮

即使還說不清楚等待的是甚麼

固執，急切，煩躁，受困於

如被驕陽蒸曬吐沫海水釋放的鹹味水汽

灼熱，潮濕中急於尋找清新，明亮和暢快

夢幻以奇異的敏捷，乘一隻快艇

炫耀地急駛向大地的咽喉

幻象被濃縮，而後凝聚，結晶

成就有生的自明自知，如同可溶可塑的化石

多稜體滾珠般在大地的坳塌裡跳動

隨即發酵，膨脹，高燒中的汗腺被迫而

滴出一串串汗珠

山海邊界，半島伸出的兩臂間

酒罈形港灣裡的潮水已漲足

吞吐開罈之際噴出的濃鬱綿長的辛辣

堤岸靜穆，以若有所思的神氣佇望

感觸跌進生生精氣暖熱懷抱的生靈們

爆炸前擁有的生命奧祕，渴望重生的眾生

正在忙著用生命內在的光洗一次痛快淋漓的浴

永恆的精氣，太古以來的生命主宰

宇宙忠誠的守衛，不知疲倦的耕耘者

以其無始無終的綿互表明現在與未來

難解難分的糾葛，別無所求

需要的祇是執拗的嚮往，祇是憧憬的堅持

繁殖的延續，延續的繁殖，就這樣

生生的精氣巡行，沉著如大江，鎮定如艤艘巨艦

連續穿過忍住氣不出，忍住淚不流的

劫後的曠野，深谷，來到這仇恨生命的

殺生天王肆虐後大地上的綿互廢墟

甚麼不問，甚麼不說，甚至甚麼不看

祇以慧心留意螞蟻般蠕動於地表的倖存者

瓦礫屍骨起伏處不停的掙扎不停的詛咒

以及詛咒裡偶爾加入的嘶啞的叫喊

經歷一場正常情況下無法想像的絕頂殘酷的滅絕

生靈們的反應已被鍛造得如此老練成熟

能冷眼看穿殺生天王鬼域技倆用盡後的窘迫

謊言的破綻，詭計的頹敗。能夠識破

石頭長出毛髮，朽木生出綠葉的神話，都是骷髏

露齒而笑的笨拙魔術，視覺欺詐

虛弱迫出壽衣般的偽裝，衰亡前的假笑

祇能叫人噁心，粉飾是徒勞的

兀立如一片傾斜的危牆，根基動搖，卻想用朽木支撐

巡行的生生靈靈就這樣渾身包裹在

倖存生靈們億萬生命元狂奔向反擊願望

激動內心愛與恨的頻繁碰撞

陶醉於碰撞的連鎖反應，生生精氣意味深長的目光

融融自得的微笑傳達他與倖存者們悠然的默契

除了追蹤馳去或襲來的萬千思緒

他已無暇顧及其他，他已滿足，他微笑了

蒼茫大地，無論極貼近極遼遠

生靈們體內某處那個神聖之泉汨汨湧出的

帶電的生生願望正以極度敏感反應

生生精氣的殷切召喚，蠢動著，全不顧

所有難逃浩劫所有飛來橫禍的威嚇

即使跌進深淵，落得個缺臂少腿半聾半瞎

也不會趴下來摸著冰冷鋒利的亂石爬行

不會彎曲身體，嚼碎石頭，撕開胸膛

把自己活埋，祇是微笑，微笑著面對

甚麼樣的徵兆，甚麼樣的啟示，這大災後的火場

廢墟下有多少逃過一劫的倖存者在營造
前生存狀態生活，培育著無限生機
無法估量的不可逆轉的巨變將要發生
誰不明白，誰不興奮，誰都有興奮中的冷靜思索
祇除了還在裝瘋賣傻熱衷於自欺欺人的殺生天王

11. 孵化

有一支歌不用聲音唱
有一種言語用眼神和手勢說
有一種溫馨因為與冷酷對峙
而顯得格外高貴，有一種規律
不可違反，不可改變
生生，莊嚴的永恆，殺生，絕對的邪惡

慘淡塵霧，顫抖著尋找退縮之處，可尋找之處
已經不多，退到哪裡？是個疑問，或許
就地消滅是最好的選擇，晴朗，陽光更加燦爛
沒有照不到的角落，大氣更加清新
流水般潺湲回蕩，以特有的方式報信：
生生精氣的無私母愛正在為恢復萬物生機
所需要的吸收、轉化、充實、增長等等條件的
豐富供應和儲備，作出不懈的鼓舞，指點，提示
忙碌在地表，地層，直到地心

這是甚麼？這有小小尖角又圓又扁的球體
本該翠綠卻已焦黑，一層薄薄外殼
本該堅硬，足夠保護小小球體的安寧，為了
體內可愛的嫩黃，可愛的奶酪似的球肉
以及那一絲絲的淡淡幽香，怎麼會有，為的甚麼？那不就是
我們習慣叫做種子的生命元，生命胚珠，它本應該

存活在宜人的溫度，濕度，宜人的通風，照明裡
這災後倖存的少量種子，如今卻不能不慶幸
屍骨瓦礫堆積給它留下這些隱蔽的孔隙
刀斧手們揚揚得意，大步跨過，多虧蠻橫的鐵蹄
沒有把它踩碎碾破，雖然乾燥，髒污，鬱悶
微小的不被注意的偷生倒也有短暫的平靜

以偶然形態出現的必然，無法排除的多種因素裡
最重要的因素 生生不息。有一天
滿足又一次發生大動作的殺生天王
下令刀斧手們清掃現場，以便建造一座殺生神壇

最微小的生命現象也會叫他忐忑不安
“還有一粒種子嗎？我說過的：一粒不留”
好像漫不經心，語氣卻很兇很重
“全燒光了，全碾碎了”刀斧手們以教徒的歡呼回答

燒光？碾光？殺生天王追求的滅絕幾曾實現
吞吃棉花球裡的鋼針是他的絕技絕活
妄想對於他有棉花的溫軟，棉花的輕柔
全不顧肚子裡早就裝滿銳利的鋼針
殘暴本性總是和愚蠢素質緊密相連
居然連最簡單明白的道理都不懂
種子本該存在於泥土，本是不可計數，也不會滅絕

初始的生生，本是幼小，本是稚嫩
那肉身，本是象牙色的水靈珠子
生生的自在肌體，存有的本初，本是潔白清純
文靜，緘默，謙卑，自處於生機湧動的
九天仙樂虔敬徐緩的節拍裡，優美地
躬身擁抱自己，形成完整的渾圓，就像

母胎裡的嬰兒，內質有恰好那麼多的水份
不需要太多氣體的補充輪換
自然豐滿，自如生長，自在演進
自信必能在不太長久不太短的生命史的這個時段
成就自己，成為使自己驚喜也使人驚喜的全新的存在

泥土的生物鐘依照地層獨特的時間感運行
黃昏和清晨一樣鮮亮，清晨和黃昏一樣柔情
薄暗的正午和清晨黃昏一樣流連於明暗之間
夢幻，悠忽閃動於薄暗的深深淺淺
來自慈母祈盼平安快速成長的注視
是叮嚀，是囑咐，黑土如膏，如漿，如膠凍
因為輸送乳汁的多寡而彈性變化密度，硬度
沙粒勤快，忙著緩和柔韌度，調節泥土胎盤，使它
擁有全部適宜於生長的理想的舒適
以其線條流利的稜角，加入黑土的無限可塑性
做成羊毛地毯般的床褥，生生的細心
生生的鍾愛，生生的愛子們，泥土裡的億萬種子
在大地永恆律動的微微搖晃裡，幸福地生長

生長著，感受生生的喜悅，生長
提升感受，擴展感受，培養生命最初的好奇心
還沒有破殼，沒有張開眼睛，前生命狀態的種子

本能地有愛和憎，本能地分別善和惡
鍛煉敏感，思考，聯想，樸素的推理能力
能聽到地表上千萬人的呼喊，感受烈焰
烤熱的地表傳來高溫，鋼鐵轟隆，鼓膜應聲震動
突然的熱烈，突然的冷靜，突然的萬丈光芒，突然消失
都是為甚麼，要知道，這就是需要，需要生長
離不開生長，為了生長
又稚小又活潑的力原，渴望爆炸，渴望飛躍
渴望一個歡樂的節日，地殼欣然裂開的那一瞬間
縱身蹦到地面，大叫一聲：“我來了！”

記得那份鄭重的允諾，那份允諾裡的深情
那份嚴肅的承擔，小小球體裡那個高貴素質
所擁有的能量，釋放出的希望，失望，歡樂，痛苦
勝利和失敗，構築成有形可見的生命實體
血脈的舒張和收緊，氣管喘息時的伸長和收縮，
皮膚的冷覺，痛覺
以及隨後來到的舒適感，都有乳白血球在歌唱

依依惜別，從地層到地面，這一瞬間
如同進入少年期回憶童年歲月，不再是種子的
種子後身，還是渾身泥土氣息，血肉本是泥土做成
泥土，記憶和憧憬的溫床
生產膏腴生命催化劑的工場
一粒沙子，一撮土壤，都儲藏動人的記憶
溫馨的懷抱，讓種子吮吸過不知多少次
被種子純潔的吻吻過不知多少次
甘甜的唾液溶解過不知多少次
親昵地咀嚼過不知多少次
泥土柔情的手，不知來回撫愛種子多少次
生命元在種子渾圓的飽滿裡波動
洶湧像春漲的江水充滿進和退，快和慢的自我角力

如今，種子是一隻剛學飛的雛鳥，翅膀還軟
需要珍惜與氣流周旋的每個瞬間，殺生天王
還在尋找，不耐煩地窺伺下手的時機
然而，這一刻已經不是那一刻，成長了的種子
已經成為新芽，最初的歡樂裡有最初的警覺，最初的認知
轟隆滾過的恐怖，呼嘯畢竟是短命的
種子沉默，在最雄辯的沉默裡
在生命的嘹亮號角聲裡，堅定地催促新芽的生長

III. 蠢動

那時候知道會看到沒有看到過的甚麼
知道迎接第一次張開的眼睛的必定是新鮮新奇
那時候不知道遇到的是麼樣的新鮮新奇
這時候才知道會有這麼新鮮新奇
沒有稻香、麥浪、飛鳥、游魚
沒有茵茵綠草，也還沒有張開大傘蓋的樹蔭
沒有人來人往的城鎮、村落
一眼望去，祇見無邊的荒涼，荒涼裡的肅殺恐怖
寬敞的是廢墟，明亮的是冷酷羅列的慘狀加慘狀
寬敞明亮是為了讓你看得更多看得更清楚，看了更難過
不怕讓你吃驚，吃驚得瞪著雙眼說不出話

種子，莽撞的小東西，轉瞬間
長成萌芽，鮮翠，苗條，承擔荷負無限生機的重任
已經莽撞闖入廣闊的天地
退縮嗎？回到泥土裡嗎？是的，泥土
記憶是醉人的酒曲，泥土帶鹽味的碎屑
充塞回憶的每個片斷每個空隙
泥土胎盤裡的日子，詩意，美好，有限空間裡輕微的
挪動，翻滾，蜷曲，舒展，還有隨意延長和縮短的休息
前後都是泥土，渾身上下
都是泥土留下的親熱的印記
泥土在養育，泥土的呵護，泥土相隨相伴
泥土，大自然千萬年千萬次啃嚙過的
大地的肉糜，大地的骨髓，無數孔隙
鬆軟透氣，提供全部營養的芬香
肉體和精神形成、長大的可靠憑借
對於種子是這樣，對於萌芽同樣這樣

萌芽，成長中的泥土之子，將怎樣用善良、單純
面對這場大破壞
遺留下來的誰都不忍心多看不忍心多想的
獸性取代人類理性造成的空前的大災大難
剛剛從幼年進入童年，小小萌芽，必須經受
這無比嚴格的勇氣和信心的考驗

他挺住了，用生命的全部積累衍生的全部熱能
用全部熱能衍生的全部張力，他觀察，思考
這人造荒原上的荒唐景象，他冷靜觀察
強忍厭惡和悲憤，以及眩暈，噁心
強迫自己看下去，想下去，強迫自己鎮定、冷靜，他看到

光禿禿荒原的正中部位，被鋪上一塊灰白，僵硬，冰冷的石質地皮，大到可以給數以萬計的信徒從四面八方圍住威嚴地矗立在地皮正中的石造殺生神壇，不高不矮合乎天命氣數攸關的“風水”要求

神壇周邊，蠕動著一群一群忙這忙那的信徒慌張，忙亂，有如救火，有如給臨死病人操辦後事抬重物的“嗨啣”，鐵器的撞擊，信徒們急促的呼喚，談論，總管、教長的指揮，佈置，同時進行的

多種操作，同時迸發的聲響形成集市般的嘈雜喧鬧，還帶上少不了的宗教儀式的神秘氣氛一棵棵鏗亮的鐵樹正在被七手八腳地插進地裡多少高度，多少枝丫，枝丫上多少葉子，樹幹多少粗細葉片多少厚薄，形狀，色澤，絕對一律，絕對嚴格，一律

依據殺生天王精心設計的圖紙分毫不差製作這一棵和另一棵的距離，這一行和那一行的距離絕對遵循嚴格的規定，壯觀的神壇於是具有聖殿和陵墓的氣派，信徒嘖嘖稱讚，齊聲歌頌殺生天王的偉大旨意，除了他誰能有這樣大的氣派，這樣的大想法，大手筆

嘈雜忙亂中可以聽到斷斷續續的零星話語“能再高一點就好”“這樣正好，總不能比坐在壇上的天王高”“葉子多一點就好”“不能多不能少，一棵樹多少片是規定死的，多了的這一片，你敢負責？”“該澆點水吧，也算種樹呢”“澆甚麼水，你忘記它是沒有根的，天王說的：有根的就沒有生命，都得消滅”……

沒有見過的，第一次見到了，一次難得的激動沒有聽過的，第一次聽到了，一次難得的震撼萌芽們，兀自在鐵樹和鐵樹間突然成長，憑著那一點點胚珠裡生命基因無窮的能連自己也想不到有這麼快，這麼日日夜夜地生長神壇四周，鐵樹行列間，這裡那裡站起來一棵又一棵真正的，有根的樹的幼株，動人地青翠著，成為灰白巷道裡朵朵綠燈終於有一天，幼株們的長勢引起騷動

信徒們偷偷猜測，這不吉利的跡象會帶來甚麼樣的嚴重後果，神壇邊怎麼還有生命現象怎樣處理這些膽敢冒出來的怪物怎樣除掉它，不留一點痕跡，別讓天王發現了煩心幼株們祇顧生長，不知道自為自足的生長引起這麼大的風浪，這麼多的惡毒算計信徒，準信徒，親信，幫閑，刀斧手們，紛紛議論，表演，看誰比誰更像天王的忠實信徒

眾多信徒裡那個聰明伶俐的，搶先說“用鋸子鋸，方便，又快”，有個更聰明的緊接著說“鋸了，還會長出來的”，另一個懂科學的主張“用化學藥水淋，讓它連根爛”，另一個也算聰明的接著說“藥水會淋到鐵樹幹上，都會倒下來”，急於露一手的刀斧手們抗聲高喊：“連根拔起不就行了”還是那個自封為天王親信的老幫閑說得好“天王的《滅生咒》最靈驗，唸咒吧，一了百了”說得這樣玄，其餘的祇好不再說下去於是一齊行動，用鋸子的去拿鋸子，用藥水的去尋藥水唸咒的唸起咒，用手拔的動手拔，哪知道小小幼株，根長得這麼深，盤得這麼遠好久好久搖不動，突然，一群信徒慌忙跑來“都來看呀，這裡那裡，到處都長出幼株，不知多少幼株”“那些該死的種子不是都燒焦碾碎了嗎”“那是地面上的，地底下不知還有多少”信徒們，一下子全癱在地上，下意識地舉起雙手有喊“天”的，有喊“天王”的——喊“天”的好像比喊“天王”的多一些

IV. 噴薄

生長有一股強勁勢頭，誰也止不住，這股勁憋得太久憋得貴張的血脈帶動心跳，帶動臉紅，耳朵叫憋得你要跳，要喊，伸出手去見甚麼一把抓住甚麼生長是拗不過的犟，喝醉酒似的暈祇願往前衝，從沒想給自己設個限，更不管誰在給你設限，設的甚麼限，正因為這樣荒原上的幼株轉眼長得鬱鬱蔥蔥，長成一片幼林劫後廢墟有了個天上跌下來的綠洲

綠啊，綠啊，又看見綠了，叫眼睛亮堂的綠傳遞喜訊的綠的火炬，點燃希望的綠的星光綠寶石般堅強的生命意識的確實存在

綠啊，祇有綠，綠是健全，是旺盛，是進展
綠開闢了過去到現在，現在到將來的通道

幼株長成小樹，小樹就快長成大樹
幼林裡洋溢著綠的喜慶氣派，綠祝賀小樹
讚美小樹，用祝賀讚美步入青年期的少年的熱誠
小樹林裡正在舉行樹族獨特儀式的隆重慶典
樹族的狎舞姿，樹族的獨特歌聲，樹族的擁抱，樹族壯，更強壯
更高漲的衝動，第一次階段性勝利已經實現，現在是瘋長
瘋狂生長，最痛快地宣泄，無保留地釋放，不顧一切地生長
展示青春全部的能，宣佈不可避免的青春冒險開始
重要的是理解冒險，理解這個冒險是最無害的冒險
冒險不是危機，飛躍不是危機，一天早上，當你睜開眼睛
忽然發現滿眼是吵吵鬧鬧的蜂擁前來的滿樹繁星般的蓓蕾
不用驚奇，猛長告訴你，每棵樹都長得夠強壯了
開花的日子近了，千朵萬朵
爭著搶著開第一朵花的時刻近了

蓓蕾，這粉白中帶點粉紅的圓錐形爆炸物
裝滿遠從樹根經過樹幹樹丫樹枝輸送來的
乳白色樹漿，生命的元初素質和永恆品質合成的黏液
因為飽含連續宣泄連續釋放的無窮能量
而美，因為自信能給生命營養給生命快樂而美
誰不喜愛這精緻的圓錐形，誰不膜拜這玲瓏嬌小的圓錐形
誰都知道必須留心，用手觸摸它是禁止的，祇能在膜拜中
讚賞在讚賞中陶醉

綻開，誰都知道綻開意味著麼
不能不綻開的綻開意味著成熟，意味著強烈感覺
不綻開就錯過最佳時機，意味著決心，大膽
在急於把自己交出去的急切願望驅使下的
果斷行動，於是非常自信，非常自如自在地
把嚴密保護的美，珍藏許久的美，無保留地
公開，最徹底最勇敢地暴露，極神聖極神秘的美
超出最最有想像力的想像的驚心動魄的美
最天然也最人工，最古老也最時尚的
絕世的美，超滿足精神需求感官需求又在滿足中
超速提升永難滿足的需求的美

綻放，意味著捂住臉蛋的蓓蕾剛剛放開手
意味著完成無保留赤裸的莊嚴意義
意味著就要有那不會再多再少不會有第二次的
一點點的，短促得不能再短促的，微微的甜蜜的痛

走向生生使命的完成的，走向生命意識成熟的痛
續紛的鮮艷，祇預示無比輝煌燦爛的小小一角
而那幽香，既是體香，也是口香，汗香，人氣的香
磁鐵的吸引力的香，祇能順從，無法抗拒，無法逃避的香

綻放，生命跨出的自我完成的關鍵性一步，鄭重，認真
熱烈，歡快，有像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周到完備
有更為大膽放肆的展開，更充份的裸露
綻放，用超常豐富的色彩和語言傳達的信息
生命已進入自我獻出狀態
擁擠而前的生命元們在自我捨棄的進程中煥發獻身的豪情
都在吶喊：最美最能顯示生命力的是自我獻身
這嬰孩嫩頰的紅是希望
流連夢境的眼珠的紫是理想
融冰才化的春水的藍是期待
燒透的赤炭的金是生命的熾熱
春天田野上的薄霧的銀灰彌漫生命的憧憬
遠山悠忽的墨綠寫滿生命的執著
夕陽下山前天邊晚霞的金黃
用對生命堅貞愛心的真摯作出的臨別贈言
用綻放的繽紛色彩說出的是這一句話：為生命繁衍的
獻身是崇高的美
該發生的就要發生，該出現的就要出現
不能少的不會少，該來的不會不來
正好在這個時候，正在盼望他們來，他們來了
烏雲來了，溫暖的黑金綿花來了
不輕不重的低氣壓，不輕不重的陰沉，不輕不重的悶熱
適宜於生命延續的大環境形成了
輕寒的風和煦了，淘氣的雨不再淘氣了，陽剛之氣和
陰柔之氣聚會了

綻放等待風，綻放等待雨，綻放等待這一刻
枝繁葉茂為了這一刻，花團錦簇為了迎接這一刻

綻放著迎接風的廣闊胸脯的衝擊
綻放著迎接雨的爽利的抽擊
綻放著在風的胳膊的收緊和放鬆的擁抱裡
在雨點的濕潤的手指的溫柔又粗魯的撫摸裡
風吻遍整棵樹的所有毛細孔
雨殷勤地給全裸的樹來一個痛快的淋浴
快活的歡笑和呻吟裡，喘息平靜之後
所有花樹上的花朵，垂下頭，享受甜蜜的疲倦
知趣的烏雲已散去，風已停，雨已住
所有的花朵都受孕了

殺生天王，枯坐在洞穴般的宮殿裡
已很少到那個被花樹圍困的神壇，那裡
不再是顯威風的理想去處，生命現象太可怕
這場風雨，多少引起他的幻想
他問求報信的親信：“那些該死的花都毀盡了嗎”
“他們玩得正歡呢”親信回答
天王，臉上毫無表情，所有的大人物
都不把喜怒哀樂擺到臉上，為了保持尊嚴
祇“嗯”了一聲，示意親隨們散去
閉上眼睛，又在想甚麼了
誰知道他想的是些甚麼！他又有些甚麼樣惡毒心計

VI. 嬋遞

在和漲潮的海水一起漲紅了臉的月亮升起來的夜晚
在大地的鹽和糖提煉成的露珠壓草葉的清晨
在激動的太陽熔化出液態殞石般的金雨灑下的白天
每日每時每一年春暖夏熱秋涼冬冷的每時每刻
從地平線到海平線全空間都在進行著全時間的慶典
全時間不間斷的億萬生靈互致祝福的全空間慶典

強勁勢頭猛烈生長的劫後重生樹林
繁華花季過後轉眼間已是一片果實纍纍的茂盛果園
走進果園就會在湧動的彩色，湧動的光焰，湧動的興奮氣息裡
照見感染果樹們的喜悅，於是你按捺不住喜悅立刻浸沉在喜悅裡
立刻融入許多祝福許多擁抱許多親吻的
熱氣騰騰的慶典

不用問誰是慶典的主角，誰是才出世的娃娃，誰是老壽星
不用問祝詞獻給誰，禮品送給誰，不講禮儀，沒有鼓樂，沒有鞭炮
可以聽到天際隱隱傳來的生命悠長的回聲
種子，萌芽，幼株，樹幹，枝，葉，花，果
都是主角，多位主角，多種生態的協調，互動，共存
爆炸了的種子是萌芽，蠢動著的萌芽是幼株
猛長的幼株成為樹幹，樹幹上洋溢著枝葉
枝葉叢中是競放的花朵，開花是結果的先聲
萌芽裡有種子，幼株裡有萌芽，樹幹裡有幼株
枝葉從樹幹來，花開在枝頭，果從花蒂結起
說不清誰先，誰跟在誰後面，有沒有最後一個
有沒有最後一輪，有沒有終結者，種子就在果實裡
找不到痕跡的往復循環，沒有接口的鏈接
找不到誰主誰次誰輕誰重的渾然完整的一體，多位的一體

多位一體，生命慶典有多位主角，不同時刻
都有不同受祝福的主角，可以是你，我，可以是他
此刻，慶典獻給果實，果實們沉醉於被愛者的幸福感
在果樹林裡向果實祝福是在分享幸福，走在果樹下
來不及高喊“怎麼這樣快！這樣快就長出這樣多！”
來不及細看，來不及讓心跳平靜下來
豐饒之美，富足之美，昌盛之美早已把你征服
你發現你已經和果實們一起生活在果樹林母性的大愛裡

於是你但願你也是在果樹林綠色襁褓裡生長的嬰兒
剛剛睜開眼最先看見的是母親慈祥的微笑
你用你的第一聲啼哭告訴母親：我來了，永遠不會離開你
果樹母親用她的綠色聲音回答，你永遠是我的一部份
我的所有的願望都在你的呼吸裡，你用注視
回答母親的注視，告訴母親：我知道
我是你的繼續，我身上有你給我的囑托，有你的期待
你知道我的身體有多輕多重，因為是你給我的

果樹林被愛充塞，被愛浸潤，被愛激蕩，更加迷人
一顆果實是一隻明亮的眼睛，都在用愛子深情的注視
向果樹母親唱無字的歌，果樹母親用深情的注視
表示聽懂愛子的歌，用無字的話語進行最有趣的對話
許多的話語歸結起來也就是：我相信我能夠
讓你更加喜歡我，相信你是為了更加喜歡我而更加
喜歡我，因為你是我的母親
因為你最知道我就是生命，就是未來

每一顆果實都有呈示生命美質的閃亮造型
就是無愧大師稱號的藝術家們的得意之作
擴散中的鮮艷色彩，流動著的清新的芳香
果皮用透明、半透明的眼色吸引你的好奇心，呼喚你的審美要求
告訴你，我們是傳播生命最有活力的接力棒，我們優美的形體
可以是球形的橢圓形的也可以是扁圓形多角形
每一種造型都有實用和審美需求的完滿結合
可以有排列成圖案的突起，可以有流暢的條紋，可以有細的茸毛
也可以有堅硬的甲殼，甚至尖刺，都是為了更美，更能保護自己
果肉，果實的主體，茁壯生長的迷人憧憬驅動下
一再醞釀最後形成的最理想配方調製成的生長素
生命延續和進化可靠資源合理貯存和傳輸功能的承擔者
誰都不能不虔敬地親近它，不能不相信它誠懇的允諾
它那透亮胸口飛濺的話語火花：活下去，生命是你的全部存在
你會永遠記得它動人的話語，動人的形態

動人的質地，液體波動和固態凝結之間的
迷人的品格，善於吸收善於保存的海棉體，糖霜的純度
和蛋清黏度的奇妙結合，多次絞榨過濾成形的
高濃度蜜汁，比澱粉還細的粉末捏成的水晶球
用雪花，綠茶，魚子，蟹黃，蜂蜜，薄荷煉成的
香膏……所有這些
都有能夠在心靈深處激起對生命的熱愛的
血，汗，淚水和唾液釀成的甜味醇酒的醉人魅力

果核，隱藏在果肉深處的寶匣
像少女珍藏心愛的首飾，珍藏著果實存在的終極意義
生命的延續與發展的根本，我們喊它“果仁”的種子原體
無窮潛能濃縮升華而成的最高絕對值載體
因為極小而精粹，因為極小而極敏銳，極堅強
極高的智商，早知道非常祇是平常，“無”並不存在
正如中斷祇是短促
捨得一身燒成黑炭，保持絕對值的完整
依然在向屠夫拋擲鏗鏘的回應：
看見了沒有？我的熱力依然在燃燒，活力依然生動活潑
生命不祇是用生對抗死，不是簡單地保護生
不是用簡單的循環回應生，而是螺旋形地上升

最動人的節奏是生命的深度呼吸
最沒有遺憾的和諧是真愛與真愛的和諧
最感動人的旋律在生生與殺生格鬥的反覆來回裡
從山脈到山脈，從山脈帶出的丘陵高原到丘陵高原
從大江長河的源頭到大江流域長河兩岸的原野
從海岸線到海岸線，從碧藍的大洋到大洋裡碧綠的群島
生生精氣無數次巡行是無數次叮嚀囑咐
最有意義的事業是生命的完成，讓我們把我們的微笑
獻給生命的完成
獻給高山大野豐厚的植被，獻給長滿莊稼的田園
人煙稠密的城鎮鄉村，獻給海洋和大地所有生物
生生的完成是我們大家的，是你的，我的，不分彼此的完成
生生的滿足是自我的，更是他人的，是全體的滿足
巡行的生生精氣，總是在那個選定的時刻，恰好是
那個時刻的時刻
在深的關注裡作出新的生命想像，生命設計，生命抒情
擴展著生命時空，讓被激發的生命元
更加精神抖擻地翱翔，翱翔著在香霧祥雲裡起舞
洪荒以來相逢與告別之間無間隔融合的祝福之舞，吉慶之舞
並不奇怪，總還有那麼一點可厭惡的不諧和音

瞪著火紅眼睛老在窺探，獠牙滴著唾液，手指
癱攣著計數，還有多少日子，也知道邪惡活動的期限
已經不多，已經進入倒計時，卻還不甘心，還想
來一次超大面積滅絕生命的病毒氣霧噴灑
已經焦急得腸子打結，已經錯亂到五臟錯位
卻還有可笑的夢囈：快些，快些把他們全幹掉
要更恐怖，更恐怖更能保證我們不會失敗

殺人天王和你的徒眾們聽著：你們是不知道甚麼叫失敗的
既然你們不配勝利，也就不配失敗
你們的“勝利”也就連失敗都夠不上
從來沒有勝利，你們的失敗也夠不上是失敗
你們的所作所為既然是從失敗開始到以失敗終結
對於你們勝利和失敗不是對應物，就像失敗對於我們
不是對應物
我們沒有必要把勝利建築在你們的失敗上面
你們的失敗不是由於我們的勝利，而是由於必然
由於不可逆轉的生生的鐵律。其實沒有必要和你們談這些
既然你們是反人類的，不必把人類的語言說給你們聽，你們
能聽懂人類的語言嗎，你們這些人類的異形？

很明白：死，滅，寂，無，黑暗，仇恨，這些
是你們的嗜好，你們的依靠，你們的夢想
妖魔自有天性，你們祇會茫然於謔妄的怪圈
茫然被約制於絕望與絕望的鎖鏈
還以為他的殺生事業依靠虧你們說得出口的
豪言壯語，甜言蜜語，混下去，直到混不下去的那一天

由你們去吧，隨你們再一次去張牙舞爪撲向一切生靈
生生的鐵律不會放過你們每一次作奸犯科
生生精氣祇管懷抱神聖的生生倫理盡心盡力巡行
祇管讓他那樸素的心噴湧出
最本真清純，最淺顯明白的話語“活下去”
安慰勉勵無涯際廣袤的深海高天間，經歷
一劫之後又是一劫，劫劫難逃的受災大地上
生靈們時間一樣悠長的元初的生生之莊嚴偉大

在你凝望明朗起來的希望的那一刻
在你結束徘徊猶疑果斷地跨出第一步的那一刻
在你為自己的慷慨豪爽欣慰的那一刻
在你墮入浮想聯翩中而出神的那一刻
在你掙脫亂麻般的思緒而大徹大悟的那一刻
在你終於能夠說出“終於結束了，再開始吧”的那一刻

在你品味好事帶來的喜悅壞事帶來的辛酸的那一刻
你感覺到了沒有，巡行的生生精氣
不祇是在炸裂，衝擊，拉動，提舉，推進，壓榨
不祇是在噴湧，發射，碰撞……這些生命力的強烈爆發中
讓你感受到，還在和緩的吞吐，融和，修復，整理
以及愈合，吸納，轉化，茫然到恍然，蛹到彩蝶，酒曲到酒
等等的這些生命力的徐徐釋放中感受到

你終於明白，巡行的生生精氣
不是從你面前經過，而是有超常的一刻停留
停留中給你留下極重要的
一個明媚的笑，一個流動著深的關愛的眼神
一口永遠不會枯竭的清泉，一道永遠閃爍的陽光
一句清脆鏗鏘的話語：活下去，高大，亮堂，人應該是巨人

你終於明白，一顆種子的故事是一棵樹的故事
一棵樹的故事是一個人的故事，一株小草的故事
是一切生命的故事，一個生命是多個生命的一體
多個生命是一體，無量數生命是一體

生生精氣在巡行，正在巡行
正在向你走來

附記：十年前，寫過一首長詩〈生生：五位一體〉，寫得比較匆忙，發表後，總是為輕率拿出沒有寫好的東西感到內疚，感到慚愧，十年來，總想重新寫過。十年了，反恐怖主義這個主題一直在激動我，幾經思考，發現舊作的框架和主題是適合的，各個部份的配置由於各自對中心的把握力度不夠有力，應該用心用力重寫。這回，感謝朋友們的鼓勵，終於動手再寫。反恐這個極富歷史感的主題太沉重了，叫人擔心的首先是拿不拿得起它，但是，希特勒說的那句“恐怖是最有效的工具”，以及他追問手下的元帥“巴黎燒了沒有？”和戈林說的“無論何時我聽到‘文化’一詞，我就會想要拔出我的左輪手槍”，成為我心中永遠忘不了的刺。對於人性和道德合理性完全缺失的恐怖主義的憎恨使我鼓起勇氣寫起來，不管能不能寫好也要努力再寫，結果寫成現在這個樣子。我把題目裡的“五位”改成“多位”，生命力的豐富和強度，是不能用簡單的幾個數字來顯示的，這或許可以說是最大的改動，但也還不敢說就改對了，限於能力，也只能這樣了。

詩，怎麼就這樣難寫。

■林忠成

停電

突然停電，使 2000 多幅嗓子嘎地卡在門口
目光被蒸發，每間教室都像漏氣的液化罐
呼呼往外噴
女生使勁把自己往小了摺
男生則開始長出絨毛，發出綠光
李白乘著的輕舟咣噠撞石頭了
一個女生輕輕歎息“停得真不是時候，
延誤了自己成長。”

閃電把一些內心秘密揪出來，呈示在大庭廣眾之下

突然的停電，使正在進行的歷史被攔腰截斷
新娘嫁到一半，愛做到一半
人死到一半，歎息歎到一半
給世界造成的麻煩不大不小

所有一切，都被 2000 多名學生化成狂喜
在水深火熱的應試教育中壓抑了太久
那個小小的電閘，像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的宣告

校長、班主任像氣急敗壞的蔣家士兵
手忙腳亂地找手電筒，要收復河山

一切不可能的在黑暗中都變得可能
不敢罵的髒話，不敢寄出的情書
停電帶來了機會

等到班主任氣急敗壞撲到教室
整個空間都是撕碎的嗓子，走腔走調的發育聲
總之，一停電
勝利的旗幟就被學生們插遍一所中學的高峰
在刷啦啦的閃電下迎風飛揚
一個男生冒出個異想天開的念頭
“我想與某個女生永遠消失在黑暗中……”

2007 年寄自福建

■非馬

又一個芝加哥蟬季

不容你有片刻的懷疑
上帝造耳朵
就是為了聽這一場
熱烈精彩的生命大辯論

黑暗土中十七年孵化的漫漫孤寂
天日下短短幾天卻無止無盡的歡喜

孤寂孤寂孤寂
歡喜歡喜歡喜

孤寂歡喜孤寂歡喜
寂—喜—寂——

噫……

附注：今年是芝加哥的蟬季，這種十七年才得一見的蟬是一種神秘的昆蟲，幼蟲要在土中孵育十七年才成形。這可能是昆蟲中生命週期最長的一種。十七年的週期目前還沒有科學解釋。一般的說法是為了逃避天敵（多數天敵的生命週期都是一，二，三，五。十七不是這些數字的倍數，不會和天敵的週期同步），以保存物種。蟬季通常在五月下旬開始，成形的蟬在午夜時紛紛從土中爬上地面，在天明時羽翼便已堅實，雄蟬可振翅高歌，吸引異性，交尾產卵後死去。在芝加哥的蟬區，蟬聲震耳欲聾，非常壯觀。

競 選

環顧四周
他突然發現
那些本來同他一樣警醒的眼睛
現在卻都如醉如癡
被一張能言善辯的嘴催眠

■桑克

紀念薩繆爾·貝克特 Samuel Beckett, 1906-1989

與靜默的友誼值得加強。
與冷漠也是如此。
嗜眠症，讓它的風暴來得更猛烈，
更難理解吧——

幽默藏入池塘之中。
唯一的知音是蝙蝠的耳朵？
不清楚。也許事實就是這樣殘酷。
殘酷就殘酷吧。

沒什麼了不起。
頂多，見到粗暴的人躲遠點。
或者索性號召那些謙謙君子：
是到金剛怒目的時候啦！

沒必要驚慌。
精緻的睡褲暗示迷人的創造。
苦痛從沒有減少，反而隨著中年
變得更加清澈——

向軟泥楔釘子吧。
不是向硬石，不是向迷霧。
應該充分相信軟泥
應該夠格描述歡天喜地的笨蛋。

2006.4.13.16:19
寄自哈爾濱

迅速膨脹的謊言
成了他們緊緊攀附的氣球
載浮載沉
載浮載沉……

■冬夢

偶 感

蟋蟀之歌

唧唧唧的鄉音
叫起一團火
幽幽怨怨
燃燒天明

謎

忘記你
落定的
除了塵埃
還有歲月

思 念

結焦的傷口
輕觸
仍然隱隱有點痛
不是嗎

藏 虎

既然一山難藏
那麼
誰
乖乖返回森林去

隔 色

相隔非陰陽
中間的顏色
一筆一筆的
難分黑白

2007年寄自香港

■鄭玲

虎落平陽

假的山策劃了重門幽洞
抗拒陽光進來

因為只有讓虎

看不見落山的紅日
才能消滅它幻想的天賦

傍晚的熱浪滯濁眩暈
這不是熱帶的藍寶石之夜
那高遠的天空和愛情的森林

才是自由啊

在它的本土

地球才是圓的

在狂喜的奔跑之下

大地滾動 長嘯生風

目光如黑暗中的火炬

如此輝煌的記憶

怎能不在隱秘中放射陣痛

它集中每一根毛髮的力

作一次大吼

然而 假的山

不和原自然相通

旺岱的孤島 回聲死了

虎落平陽 英雄末路

它內心升起的激情

得不到疲憊的肉體的支持

正準備將它毀滅

被驚起的飼養員

又來一塊牛排和幾句勸慰：

“這裏就是你宿命的家

你的挫敗感全是幻想出來的”

自由 賣了

它垂下眼瞼

經典式的悲劇落幕！

讀一張照片

站在異國的街頭

如入無人之境

你的凝眸幽遠

想必是那種被史詩和童話

所主宰的人

街頭 是夢想出征的策源地

在天空與混凝土之間

你以東方的文靜

掩飾著心中那一團

沉默的烈火

看起來你大概已經領受到了

在大都市裡的貧窮與孤獨

比任何窮荒絕域的生存鬥爭

都來得更為酷烈

昨宵 你宿在哪裡

我彷彿看見你步履匆匆

穿過一街霓虹的光暈

消失在林蔭道的盡頭

是不是

要找一角寧靜一張長椅

去讀你背囊裏的那本

華工奮鬥史

2007年寄自廣州

■魯行

斷章

1.

叫一聲“娘”

是在呼喚母親

叫一聲“故鄉”

喊的是母親和父親

2.

故鄉不一定最美麗

但是她一定最可愛

3.

無風的黃昏

炊煙直上雲霄

啊 故鄉上一炷香又

一炷香 給

羈旅天涯的遊子祈福

4.

……小白蛾一樣的落花鋪了小院一地

花香甜絲絲地漫上老宅的青石臺階……

——正是槐鄉五月天 夢覺

床前 明月光

5.

故園 那株黑槐樹駝背依然

枝桠間半頹的老鴉窩依然

褐衣老鳥獨守空巢

(另一隻去歲亡故)

黯自泣血

殷紅落日 是最大最圓的那

一

滴

2007年寄自河南信陽

■王渝

夢 境

睡眠深處
眼睛點亮了

這裏的一切最適合我
無所謂東西南北
孰前孰後
昨天牽著明天來到
後面跟著今天
情節隨時變換
中斷，不管怎麼突然
總是理所當然

約 會

等待對他已成為災難
咖啡館內入侵的午後
光景蒼然
他忍不住再走訪一次想像

掙脫鐘擺約束
從暗色裏她姍姍走來
抖落貓的慵懶
她要了一杯卡普琴若

順流著她的睇視
陽光碎片紛紛飛揚
眼睛貼在風的翅膀
他縱身躍入
那一匹黑髮的瀑布

寫於紐約，2007年

■明迪

隨心所語

“每個男人都愛著兩個女人：一個是他想像的作品，另一個還未出生。”
紀伯倫如是說。

於是我想像著在我還沒有出生時誰就愛上了我。
於是在死去的人中尋找戀人。沒有。他們都已腐朽，沒有生命怎麼可以愛？
如果我曾是誰想像的作品，那麼我也沒有生命，沒有生命用什麼去愛？於是我悲哀。
於是我得出結論：沒有人愛過我。
我的自卑深藏不露，我只分享歡樂，日以繼夜。

每一個女人的終極願望是做男人，像男人那樣自由地去愛。
我想像著自己變成男人，彷彿蝴蝶變繭的過程，先躲起來修煉，然後破繭而出，變成一隻雄性的蝶，在萬花叢中飛舞。
於是我就很快發現了我的悲哀。不由自主的悲哀。內心深處的悲哀。

每個女人也都愛著兩個男人：一個是我們幻想的結晶，另一個還沒有出世。我的想像力極為有限，我必須撫摸著他才能想像出他，我必須看著他的眼睛才能呼吸，我必須聽見他的心跳才能睡著。於是我終日魂不附體，愛得好辛苦。
一個還未出生的人，我一秒一秒鐘地等待著你。
我在相思中老去。

很久以前，一位朋友送給我的第一本書是紀伯倫的《先知》，我當聖經一

樣保存著。

Love possesses not nor would it be possessed. (愛不擁有也不被擁有。)

To know the pain of too much tenderness. (理解太多溫柔的痛苦。)

To be wounded by your own understanding of love. (被自己對愛的理解所傷。)

為什麼最了解女人的最終還是男人？我在紀伯倫的散文詩中尋找著愛，我在他的油畫中尋找生命。

我想像著愛是一線光，穿透我的身體和靈魂。

在幻想和憧憬的時候，讀到紀伯倫這樣的句子：

And let the winds of the heavens dance between you. (讓天堂的風在你們之間飛舞。)

Love one another but make not a bond of love:

Let it rather be a moving sea between the shores of your souls. (相愛而不束縛，讓愛成為兩個靈魂彼岸之間滾動的海洋。)

我相信這就是愛的最高形式。於是我任海水漂流，任海岸線越離越遠。孤獨失落時，紀老說：They say to me, “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en in the bush.” But I say, “A bird and a feather in the bush is worth more than ten birds in the hand.” (林中一鳥一羽勝過手中的十倍。)

於是我豁然，遠遠地欣賞是最大的擁有。

“記憶是相會的一種形式。遺忘是自由的一種形式。” Remembrance is a form of meeting. Forgetfulness is a form of freedom.

於是我洗去記憶中的那些黑白膠片。於是那些鏡頭重疊，幻化作一隻海鷗。

“我永遠走在岸邊，在沙灘與泡沫之間……”

■向明

尷 尬

爸爸，我們要向他表示致敬嗎？
 都說他好的那個好人
 他殺了他的妻子和她腹中的 baby

媽媽，我把撲滿裡的錢給他好嗎？
 都說他壞的那個壞人
 他偷了神明的錢去接濟一個中級生

爸媽面面相覷的愕住
 抱歉。孩子
 這年頭，好壞我們真分不清

2007/7/13

貼

貼在他身上的
 不是一張膏藥
 膏藥太溫和
 治癒不了他入骨的傷痛

貼在他身上的
 不是一方郵票
 郵票太小巧
 寄不走他滿身的污穢

貼在他身上的
 不是一條粉臂
 粉臂太細嫩
 敵不過他頑強的抗壓性

貼在他身上的
 是一堆堆他自己的分身
 一個個都在搶食
 他身上排出的油脂和血腥

2007/7/20

■遠方

秋山我獨行之五

1、

脖子都酸了
 我一直想看透
 這蔚藍的天幕背後
 隱藏著什麼
 是生機是危機
 還是玄機
 可我失望了
 我只看到
 一雙憂鬱千年的眼睛

2、

與心靈有約
 我遠道而來
 想聽聽史前石器的敲擊
 想聽聽侏羅紀恐龍的獨白
 想聽聽九天之外的梵唱妙趣
 可惜我只聽到
 隱約的市聲
 穿透漫山的落葉蕭蕭
 我在心中歎息

3、

每次我來
 都懷一種心情
 像孤獨虔誠的香客
 生活急功近利
 生命又過於輕浮脆弱
 我們需要厚實
 需要韌性
 而滿山的典雅莊重
 甚至肅殺中
 正透出
 一種張力一種追求

4、

你博大精深
 我只是個小學生
 逃過學
 留過級
 也許我只適合
 學點歷史
 在半山腰
 摘幾朵黃花
 拾幾截枯枝
 收集幾枚紅葉
 曾經在前
 將來殿后
 排好隊
 下山

5、

我不會再來了
 在這個
 需要慧根
 需要悟性
 需要靈感的季節
 我要雲遊去
 將我的固執我的迷惘
 我的孤傲我的落寞
 暫且交由
 那片迎面飄來的浮雲
 託管

2006年9、10月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僅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 nworldedit@hotmail.com

- A 在德國柏林該點風情特新舊韻猶存的東西德菜
在 紐倫堡則點尚可辨認卻仍難解的猶太菜
在英國倫敦要點最勁的有模有型香港菜印度菜
在 劍橋就點帶不走一片雲彩的悄悄再別菜
- B 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請點特鮮的最正白酒烟淡菜
在 安威爾嘛可點特奇的荷比盧德聯姻菜
- C 在柬埔寨金邊非點不可那道萬世不朽的空城哀嚎菜
在 吳哥窟須點面世之後永難謝絕的奇蹟幻滅菜
在中國北京必點遠離原跡早已現代化的北京烤鴨
在 上海能點外灘依舊浦西新天地的唯我浦東菜
在韓國漢城應點非他莫屬的正統大韓國菜
在 板門店定點加味特殊的煙硝戰火泡菜
- E 在西班牙馬德里不妨點番紅花烟西班牙海鮮飯
在 格拉那達是否點薰陶過數世紀的阿拉伯菜
在美國洛杉磯橙縣小西貢肯定點“光榮撤退”的越南“和平”菜
在 華盛頓 DC 不如點領導英明正在進行伊拉克“烽煙”菜
- F 在法國巴黎當然要點米其林三星級廚師的獨尊法國菜
在 馬賽可知會點摩洛哥阿爾及利亞越南等等殖民菜
- G 在希臘雅典須點歷史文化藝術哲學特優的典雅希臘菜
在 奧林比亞須點永不屈服的奧林比亞精神特健菜
- H 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特愛點獨特唯一的梵谷天才菜
在 海牙鹿特丹最想點似仍相識的曾經印尼菜
在香港這端是否該點紳士風味一本正經的經典英國菜
在九龍那頭只能去點只好如此民間專愛的傳統中國菜
- I 在意大利羅馬必點祖傳廢墟不勝歎歎的義大利菜
在 威尼斯就點馬可孛羅水聲輕盪的浪漫夢幻菜
- J 在日本東京可別忘點天皇獨鍾的巴黎銀塔特級血鴨
在 京都切記要點漫漫歲月蘊成永恆的頂級長安菜
- M 在澳門氹仔這邊要點世界著名形色各異的卡西奴葡萄牙菜
在 氹仔他處則點泛濫幾絲蒼白的無奈邊界菜
在摩納哥請點葛麗絲·凱莉那道絕美王妃的冷艷菜
在蒙地卡羅應點卡西諾世界奢貴僅有的華麗菜
- P 在葡萄牙里斯本試點歷盡滄桑的正宗葡萄牙菜
在 薄都則品嚐薄都酒淡淡哀愁的極美香醇
- S 在敘利亞阿列寶須點貧困仍占優勢的非常民間實質菜
在 發迷爾換點迷倒眾生的海市蜃樓沙漠虛無菜
- T 在台灣台北淡水可點通俗大眾的日本菜美國菜
在 台南高雄該點精緻獨愛的台灣菜非中菜
在捷克布拉格應點情調脫俗的中古捷克菜或法國菜
在 非布拉格須點情深意濃的猶太菜蘇聯菜
- V 在越南西貢記住要點一直存在影響深遠的中國菜法國菜美國菜
在 順化可要燃點活埋在戰亂深淵沉入香河的無數冤魂天燈菜
在 河內毋忘多點永烙心頭世世難忘的地雷菜戰鬥菜轟炸菜

■李國七

被動的主動

再苦，再累，總要為了輝煌
浩浩蕩蕩的遊走一趟
以風雨被動的主動
以蒲公英被動的被動
遇上山脈落成陣陣山巒雷雨
落在肥沃的土地上長出一片新林

這是百合也是我們生命週期的樣板
以苞生芽，長莖結實
抽芽復生長復盛放復凋零
涵蓋懊悔和不能懊悔的
來不及懊悔的和重複追悔的
先感動，後心動，被動結合主動
在被動中尋求主動的行動
我們都是

夏天颱風過境底下仍然疾走如飛
小橋流水和夜航船中創造歷史
的輝煌和廢墟
四季的國度諸多變數，變數的
永遠是權力和政治的更換和交替互換

我們努力求存求生
高唱我們的歌謠
用北方的宏偉高昂
用南方的吳儂軟語
因為生命，我們要好好把握
走過今天展望未來
既是短暫也是一次機會一次永恆的
焚燃燃燒
寫出歷史、愛情、親情、傳統、
義氣、民性、風俗

流淌過時間的長川
再痛、再迷茫、再渺小、再卑微、
再被動
盡可能，仍然誓約完成最好的
造型和形象

角 色

我發覺社區的玉蘭花應季又綻放

我想說的，不止玉蘭花開
而是公房的兩間房
還有浴室內外的兩面鏡子
晨夜和我為伍、共舞
一脈相承也相依為命
晨是明亮的光和萎縮的影
夜是黯淡的光和囂張的影
光和影的繼續性對峙
一下子弱一下子強
晨夜繼續永恆的抗爭對戰
不斷聲明表述立場
梳發和對正領帶的過程
終於驚覺光和影和時間的角色的立場

偶爾想起遙遠亞熱帶的東海邊緣
那些偏遠閉塞的漁村野鎮
馬來民歌和皮影戲仰賴夜晚和光和影
民族風俗和生活習慣一樣仰賴光和影
群起的民族力量也是
那些貧瘠漁村野鎮的馬來民族
仰賴光和影，撫平生命的無奈，
生活的欠缺和失意
在不完美中製造完美

那些貧乏的歲月貧乏的民群
生活的角落綻放的是亞熱帶的白色茉莉
濃郁、妖冶，宛若玉蘭花又不像玉蘭花
在曖昧的光影中暫借一段曖昧的流光
製造一些希望的輝煌的可能
並沒有任何承諾。況且生活和生命和命運
不盡相同，也不可能相同

就像某天黃昏途經社區
玉蘭花綻放又凋零了
過往的民眾展示明顯的無視
每次走過玉蘭花和民眾擦身而過

■心水

夜深千帳燈

山徑崎嶇荒蕪難走
一路漫無目的深入
程序弄錯後
水成了夢幻的誘惑
一邊疲憊的苦苦思量
程式總該在出發前校正

身軀再無法支撐
向著濃郁的霧峰掙扎
榆莢散落滿山坡
關卡的守兵早已歸隊
那還有半點烽火味 梯隊
畔是一畦畦青綠油菜
行到山腰心情驟然開朗

夜遊人宛若孤魂般
深宵後始浪蕩回家
千篇一律呢喃奇異景觀
帳篷內只有輕微呼嚕聲
燈影明明滅滅在曠野四周閃爍

後誌：讀納蘭性德〈長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
行，夜深千帳燈；風一更雪一更，
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
”以前半節作隱題詩。

2007年11月2日於墨爾本

我總想起無為論
可為而不可為的，不可為而可為的
仰賴光和影和時間的節奏繼續
並排穿插組成生命的元素
玉蘭花綻放萎縮又凋零散落
我想說我在意，但輪到我在意
不在意嗎？
我不能在意，也沒有資格在意
繼續在光和影中
盡力演好自己的角色

宇宙中的我

一、地球人

三萬多天

我在這顆小小的行星上走著：

足下生了繭，額上添了皺紋。

我歡歡喜喜分分秒秒呼吸著

上天賞賜的無限量的空氣。

把春夏秋冬小心地放在袖口裡，

向前走去，毫無倦意。

二、太空人

有這麼一個人叫黃伯飛，

不高不矮，不瘦也不肥；

圍在地球這顆行星上。

做了一輩子教師^①，

年紀老了還是個“賊”^②。

好了，而今有了“發現”號的太空船

他夢想著有一天，他也

腳踏大氣，沒有翅膀

也翱翔在虛空。

噢！好大好大的一個虛空啊！

一切一切的玄秘奧妙

都隱藏在這恢恢廓廓

無窮無盡，宇宙之外之外的

宇宙中……。^③

^①“賊夫人之子”（見《論語》先進篇第十一），“賊”是“害”的意思。

^②“老而不死是為賊”（見《論語》憲問篇第十四，四十三節），這個“賊”字是說“盜用了所應許的時間的意思。”

^③近據天文專家觀測所得，太虛之中除現今所知之宇宙(universe)之外，尚有其他之宇宙。

匆

高速行駛中

生命的列車

從來過站不停

只留下幾幅——

視覺定格的心靈風景

釋

初夏的微風走過

草浪在心頭翻湧

藍天中，白雲悠閒

放牧著山居歲月

蝶舞

輕掀彩衣

滿載花葉的私語

穿行在明滅的光影間

如輕風，如流雲

依戀

如果有來生

我願做隻貓兒

守著寒夜

在你逐漸老去的腳邊打盹

某一次會議

“先知把歷史編成神話”

哲人們如此地議論先知；

“哲人們你們可知道自已的來處？”

先知這樣地譴責哲人。

先知們聯同科學家“上窮碧落下黃泉”地搜集證物。

先知們激動地宣稱：

“這是無知的種種妄動。”

不知是哪一天，過去的先知，“現代的先知”

和哲人、科學家環坐在圓桌旁舉行會議。

大會在昏天黑地中開了七十二小時的會議，

結果睡眠惺忪，舉手低頭通過了一個議決案：

一、哲人們（包括科學家）不得譏謗先知們“冥心獨往”的誠、信；先知們不得抨擊哲人們銳意求知之精勤探索。

二、在地球行星為大多數所公認的春天的第一天，全體代表參加一個太空星際旅遊，歸來之後再訂下次開會日期，各代表紛紛舉手，三呼萬歲歡然而散。

2007年寄自台北

湖南詩人詩輯

組稿：長篙

■蒼涼情感

筆名雨山、心良，山東鄆城人，安徽《詩家》《群眾文化藝術報》特約撰稿員，吉林長白山《詩魂》報社會員，中國先鋒詩人協會會員，中國當代校園詩歌協會會員。

醒

夜 虛掩著門
等著 黎明前歸家的男人

■陳頡

湖南作家協會會員。

三朵梅花

摘一朵梅花放在手上
手指深處隱隱有點寒冷
我抓住了雪落的聲音
摘一朵梅花別在女兒的髮髻
歡樂滿過了靈靈的雙眼
身子長高了些許
還有一朵梅花綻放在枝頭
眼含感激 香氣撫慰樹梢
不遠處處 春天羞答答地向我走來
整個冬天 三朵梅花包圍著我
音域寬廣 歌聲鏗鏘
我捨棄不了這樣的喜悅

斗蓬山寫意

一片西天的雲彩
懸掛著一座嫩綠的山峰
風有點撥不住了

傾斜的斗笠懸在半空
眼見就要滑落
瞬間被一棵小樹托住

■桂少雲

淮南市作家協會會員，淮南詩詞學會理事，中國微型詩會員。《鳳台文藝》詩編輯。《破石詩詞》編委。

踏雪

冬之夜
像波光粼粼的河
朦朧如詩
你我 兩個耐讀的句子
在滴水成冰的黃昏
踏雪出門
去迎著刺骨的風
檢驗各自心中
藏著的一個字
是否在最冷的季節
還讓心情
暖成三月的陽春

■郭密林

祖籍湖南省韶山市，1959年10月生於邵陽市，現在湖南省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工作。《湖南詩人》論壇創辦人、詩刊主編，湖南省作家協會會員。著有《密林詩品》和《密林精品》。

女兒紅

荷塘蔭蔭一隅
田疇偶爾風

咚！
誰的一朵
擊中……

魚水喋接
她整個的七月
便雨點起來

故鄉

是太陽沒有太陽輝煌
是月亮沒有月亮明亮
是星光沒有星光燦爛
我讀不懂——
千百年的故鄉
為什麼這樣
河流漫上河床
青山荒成黃山
田野遺失村莊
草原不見牛羊……

■長篙

本名李智明，1965年出生，湖南省安鄉人。風笛詩社成員。

井底之蛙

後悔有什麼用
不該跳到這陰晦的井窟
想起幸福的童年
搖動尾翼
在淺淺的海灣
現在的世界
真的只有井口大
悽愴的叫聲
響徹整個夜空

算 盤

這些黑珠子兒
能夠算天 算地
還能算你
不信
你報上生辰八字
便能把你
盤 剝 得
窮 困 潦 倒

未 來

用手指 在天空畫一個圓
那屬於我的勢力範圍
如同一隻獨眼

■郭龍

號郭侗，筆名倩雯，漢族，1945
年生於南京。現居湖南衡陽。詩集
《野葡萄的風》於1992年12月由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

珊瑚的色

夢想你是一座珊瑚的宮殿
宮窗外的游魚是花朵般的明媚
你頭頂上透明的星河系：
那人間的漁火
已把澄碧的靜波渲染……
而後宮殿上就敲響了警醒的鐘
——這些祖國的語言，在沉寂的
夜晚也經久不眠
待到侵晨鮫人吹響了號角
更柔和、柔和的春天水草也就
帶了來給你

條 幅

寺鐘
有木葉跌落懸崖的那種飄逸

深秋澗水初漲
淺底依舊透著漢魏六朝散文中
如許的清白
青石的板橋無霜
卻在出牧的羊蹄下感動了一分鐘
又消失了
斷雲靄靄向遠村的籬笆
柴扉縹碧處
一個提水著紅衫的窈窕女子
恰作了絕筆落款時壓上的
朱砂
印章

登 極

（這裏已不復聞鳥聲）
再上一層雲
就是絕頂
——我就是喜歡獨立在最荒涼
最寂寞的天宇任風將我
如黛的青絲
翻卷成旗
億萬光年的星河系
可曾留下
那跨越了人類理解的柵欄的
絕對的迴響？

聽 松

是從千里外間關
奔騰而至的
裂岸的驚濤
是在幽深的寒谷裏禁錮了
億萬年，而又終於禁錮不了的
聲聲不羈的天籟
——凜冽中最驕傲最自由的呼喚啊
你摒棄了一切苦難
來擦亮我的詩行
卻為何又惹來群山妒忌？

■窈窕深谷

原名陳新蓮，湖南衡陽人，湖南
省作家協會會員。著有詩集《指間
滑過的歲月》、《一樹桃花》。

桃 花

先是一些意念
一些從冰雪裏淬過
經過一冬孕育
一萌凝褐
在相似凝褐的枝頭
以堅貞 堅忍 頑強的韌性展開
一次生息的延伸
那些風雨還在繼續
於料峭中凜冽
夾著雪 夾著
從遠古飄來的箭鏃
你在悸顫 在膨脹 在尋覓
最佳的融入姿勢
那是怎樣的一聲疼呵
在破曉前的凝黑
你潑上枝頭
只順著血脈裏沸騰的雀躍
任一瓣一瓣
粉紅綻吐——

在病中（節選）

1.
被燈火舉著
便在映出血色的想像
將筆置於
95度傾斜
2.
時光被遠遠
擋在遠方
我在一具肉身漂浮使勁
攪一根烏黑鐵鏈

3.
有燈花綻開
“劈啪”聲音也無法阻止
濃濃夜色繼續地
更深蔓延

■易柯

網路名八大，湖南株洲人。

致青絲

1.
我親愛
愛是沒有年齡的
它永遠年青
我親愛
愛是沒有禁忌的
一旦登上峰頂
其他一切都是白茫茫一片
你的露珠可造就成噸的溫柔
你的冷色可釀成微溫的睿智
而你慌亂的腳印
竟使我一次次
翻遍朝雲和晚霞
只是在一個黑洞前
我停住。
我停住啊——
只因那是你疼痛的傷口
如是，你造就了我
在同一張夜幕下輾轉反側
在同一個思念的石磨下呻吟
親愛的，美好的正在重現——
而我們的心靈也盛滿了自由
親愛的，不必淚流滿面

2.
一隻鳥
它體內有多少震響的腑臟
有多少洞庭的煙波？
一個視窗

它有多少雙手可以長一點、再長一點
伸出呢？

4.
從口袋裏掏出一把沙子
有一隻鳥從沙子裏飛出
向海面飛去
海面上，另一個人
也從口袋掏出一把沙子
沙子在手掌堆成一個湖

■樂家茂

湖南永州人。出版有詩集《樂家茂詩選》。

就讓我這樣伏在 你的胸前

就讓我這樣伏在你的胸前 埋首
于你波濤暗湧的雙乳之間——
再沒有比這更好的棲息之所
再沒有比這更適宜的靈魂墓地
就讓一條奔騰的河流在這兒歇息下來
就讓一朵盛開的火焰回復到燧石的前身
當時光的沙礫 慢慢
壘集於你的胸口 就讓這張臉龐
貼得更緊 就讓這顆頭顱
埋得更深 直到我們彼此都失去了重量
直到兩滴相依為命的淚水 被歲月的風
一一吹乾

■彭世學

曾為廣西民刊《揚子鱷》詩報編輯，現任某些網站的駐站詩人及版主。

急驟如雨的語言

馬噠噠噠地
抵達我精神的寓所
一聲長嘶 陽光從重重霧靄中

探出溫暖之手
輕撫著高頭大馬的鬣鬃
馬從何處來
要到何處去
噠噠遠去的馬
猶如飛馳的火團
在一幀血紅的背景裏
一隻鷹挾風而來
帶給我遠方的消息
我在午夜的清醒裏
閉目冥思
一陣急驟如雨的語言
夢一般真實

■秋水竹林

本名劉義，1983年出生於江西宜春。

月亮是你唯一的 面孔

越近中秋 總有許多消失的人
走很長的路爬幾十級臺階
來敲我的門
他們不請自來 不喝水也不言語
留下幾點泥土一泓秋水
惟有她在另一間屋子裏
桌角擱盞銀燈 披一件淒美的風衣
影子落在白紙上窸窣作響
那一地的銀白 是一地的愛……

秋

就從折斷的一截蘆葦開始
孤獨你來
我是貝殼裏的海
氣球中的天空
鞋子內的道路
我燃燒 像一支靈魂形狀的燈
在秋天這個桌面上

■易春旺

湖南臨湘人，2007年開始寫詩。

娘

娘早起的腳步聲很輕，很輕，
唯恐驚醒了葉尖的那滴露水，
忘年的竹筴，輕輕掃落滿院的星輝，
沉舊的木桶，緩緩盛滿井中的月華，
黎明在身後追趕，一聲
雞叫，村落和原野就白了，
紅紅的灶火，娘的笑容在鍋中噴香，
我和妹妹，那時正倦在石沖的夢中。

■游魚

原名劉東洋，湖南省衡陽縣人。
1974年生。

朝貞庵

拾石階面上，到達你的面前
我已由一個俗人
出脫成你簷下滴落的一句透明的偈語
履下，層雲漸生
爾後，東山月出，圓而黃
觀音亦無言，立掌，垂眉，低目芸芸眾生
儘管沒有木魚和誦經者來驚醒寧靜天宇
然而三十年人生，五千載風雨，紛芸人事
已在嫋娜青煙中代謝
樹影掃過一鉢清冷的灰，不留痕跡

■王瀚偉

1984年開始發表作品，現在某教育局工作。

無字碑

一個字也沒有
一句話也不說

越不張揚自己
才能避開鋒芒

只因為是一個謎
才能豎起二千年

■戚寞

網路詩人。湖南岳陽人，自幼寫詩。

思念

瘦一些，如一輪彎月
將目光鉤向大地沉靜的心扉
你消瘦的眼眶
搖曳出執著的火焰

再瘦一些，用緘默
塵封住所有的話語
讓孤單的身影，一點點
攀向時光的最高處

想像

會有一個清香的果園
在湛藍的天空下
你輕手剪開快樂的時光
採摘鮮豔的果實

會有一種歡快的音符
源自晚風明快的撩吹
而我依靠在翠綠的果樹下
採摘你眼眶裏那些橙黃
並且甜蜜的果實

■王露秋

過江南

一嶺茶樹，幾塘翠荷
數隻鷺鷥環繞著水牛，小憩
一隻振翅滑向灰濛濛的天
無聲的白

細雨，斜斜
江南——
不是故鄉，卻使我流淚

晚稻剛剛泛黃，棉田已露白
竹林渺渺，細雨如煙
一道白水閃亮在綠山巒間
如靈感的乍現

江南，前世的記憶
如飛而至，瞬間
使我的胸膛滿滿

2007.8.23 寫于去張家界的火車上

暗夜的聲音

窗外草地上，露水成形的聲音
驟然凝結成霜的聲音

眨眼睛的聲音
欲言又止的聲音

一只秋蟲和著秒針 啞嗓子的聲音
又嘎然而止，想著要創造靜寂的聲音

一個意念急轉彎的聲音
心臟交錯轟鳴的聲音

立冬的瘦眉月瑟瑟的裸著
哆哩哆嗦 打著寒噤的聲音

心，乍寒乍暖
細眉月漸漸削瘦成滿月的影子

2007年11月，立冬

●湖南詩人詩輯

局外的蹴鞠

循蹊蹈藉 一群背包族
羈旅迤邐的背影 默默
撿拾 那蹉跎流亡的脚本碎片

怎麼剪貼 也拼湊不出
青銅流質的青澀夢幻 夢寐企及
那一朵 徐霞客跣逸流浪的浪花

在浪潮旬隱未退以前 黃昏
捲起 一灘彤霞的版畫足跡
佈局預演 另一場弄潮兒
再版的唐吉訶德

午夜夢迴 未演
先騷動的篤篤 竟將我
一天涯行囊的夢囈 踐踏得
醉意闌珊 斑斑爛爛

在真理瀕臨死亡臨界線的城堡
在妓女與貴婦未弄清楚以前
在魚肚未翻白以前 那蒼白數碼的
全球化跌宕脚本 摸黑摹擬

當翻個觔斗之後的地球
始發現自己乃悲劇的替身演員

頂撞阿波羅一族 他們用腳
競趺 追逐古今夢境奇蹟的輪迴蹴鞠
卻臨門一腳 把我高高踢成
千里外 尼羅河源頭的外灘
一蹙腳跌踢的寄居蟹

酒誌：最近探險家發現尼羅河的源頭，在非洲的烏干達邊界。放眼全球化的背包族，他們持一張張信用卡青春的臉，一身輕便的歷史包袱，以強勢貨幣的腳，征服我青澀少年夢寐以求未竟的流

光陰之網

浪夢想。

浪漫浪蕩，斟酌回味，有誰回眸，羨煞人的全球化背後，低度開發地區的地球村，多少人每天賺不到一美元，幹活多少年才能買到一個手機。遑論餓殍遍野之外，尚有多少億人，作白日夢也夢企不到現代背包族，唐吉訶德的跌宕脚本。

戀母情結

喝一碗 熱騰騰麥片加鮮奶的稀粥
任由流質的弱水三千 灌注
我體內筋骨隴陌每一個轉折處

腹裡乾坤 蕩氣回腸千百粒
微弱鯁殼掙扎恚目的穀
赤裸裸 孵出一身冷汗

冷不勝防 從我額上
翻個觔斗 滾落一粒汗苗
滴落腳下的大地

草苗 一禾搖籃曲

酒誌：林語堂說：“聖經裡說，壞人要下地獄。我覺得，只要一個人有媽媽的愛，不會下地獄的”。

吾從大地一粒稼穡，卻發現母愛的天堂。

自從用作日晷的木柱豎起
陰影 就立刻投向了大地
無聲地肅立著的木柱 看著
一個又一個的朝代 順從地
用光 拉出一條長長的陰 漸
縮成一點 漸
再沉沒在自己的長長的陰影裡
天復天 年復年
命史官 編織成沒有陰影的文字

江山代有人才出
滴漏 沙瓶 時鐘 電子錶
緊跟著時代的步伐
運轉 精準 針針見昏曉
數位的世紀來臨 光影閃閃
陰影渺渺 找不著陰影的史官只好被
罷了 來，把光影織成一道一道互聯的
網 上網 讓人人都鑽進網中去
去打撈眾裡尋她千百度之奇妙

傳 說

那伙詩魔 相互扶持著患難
一路上 裝載著沿途加入的使命
穿過了雙月 又雙月的迷陣
在陽光 月光 星光 燈光的懷抱裡
把時光 目光 的沉重 由十七年的
肩膀托起 再分裝在簡潔的冊頁裡
靈犀一點 感悟了香粟滿載的驚喜
一百個韶顏如玉 款款接踵而來
一百座紫黃金屋 層層接待嘉賓
Alhambra 城牆內外 早已傳說紛紛
這裡 要建成 一座由詩砌成的新城
和 愛唱詩的 黎明
恭賀新大陸詩刊 100 期
2007 年 5 月於紐約

■謝勳

等候的面紙盒

—— Lake Tahoe 大火賑災記

煙霧流竄在
餘暉中的賑災攤位上。
三隻盒子挨得緊緊緊的。
露出半截的面紙
像慈悲的嶙峋山石，
等候
愛風的火
掃過太浩湖南邊後
仍帶餘溫的傷心故事。

抽幾張，
捏一團柔心，
輕輕撫慰
飽和的眼臉。
把抽噎的淚水
在紅十字與慈濟
陌生人的擁抱裡
使勁地吸乾，
等待著晴朗的晨曦。

龍意識的養殖場

——遊孔廟有感

龍，
遍地開花
在孔廟，
在御用的萬世師表。

樹，愉悅了龍顏
便披上鱗甲
化為萬人的景仰。
廊柱上
攀爬的雙龍
戲珠如戲布衣。

■他鄉遇故知
施漢威
那種親切的感受
溫馨中
帶點觸動

聽老歌

旋律浪漫
節奏幽美
一音一符
激起衝刺的浪花
抑壓著的所有前塵
崩潰
傾瀉千里

善泅的那尾
記憶游魚
洶湧波濤中
穿插時空

音韻悠然靜止
波濤漸趨平穩
喜怒哀樂的音符
原來
已演繹了我大半闕人生

2007年十月寄自越南

乾隆做千古事，
吟他的龍詩，
揮他的龍毫，
瀟灑一片窒息的龍的迷思。

忠的種子
總是
從孔廟的輝煌
飄往
每一棵慣性的人心。
即使
朝移代換
忠君的藥效
至今，仍在發飆。

■孫培用

守望麥田

大片大片的空曠地
那是一種昭示
收季後 我看見黃黃黑黑的麥茬
為了麥田 為了孩子 為了日子
年輕的守望者呀
我覺得你最幸福

什麼是痛苦
帶著我們未完成的詩稿
走進麥田
詩的節奏會隨麥浪起伏
春天降臨 人們都會記住
當犁進入更進一步的土地之中
那些耕作的日子如此美好
你會比我更早地設計未來
你比所有的麥穗都顯得
沉重 飽滿

看著麥田
充滿醉意 你風中的容顏
顯得成熟很多
看著你的汗水和淚水
如此流下來 悄無聲息
我的麥田的守望者呀
你的欣喜 根本不需要躲避我

守望麥田時你守望糧食
守望著沉默 守望著陽光時光
守望麥田 守望著生命
守望你自己

2007年寄自遼寧

劉保安

我們

——給惠倫硯兄紀念相識五十年

我們 我早已忘記
是怎個硯起來的 回首
看兩樹高聳白蘭
相逢 竟然說是
不曾相識

庚子會試 那年那月
無雨 我們都在把書展開
讀著蕭條貧家門巷
並擁著一大塊午前
喧嘩的陽光
因為你每天都來

有風 一支笛招搖向我
兩條天生懸殊的路
卻能相隔地雜糅著
舟行 曲曲小巷盡處
小樓前一角葉影垂枝
欸乃著千般風流

流徙 飄泊
只攜帶一個姓氏
死掌著一管狼毫
狂浪星散愴恐的歲月
搖撼過 人生的玄機
日子竟如此倉促 無悔
再回首
已五湖四海

你曾想過麼
整整五十年了
我們還得想想
怎樣再約在
下一個五十年後
再寫詩
紀念

註：“相逢何必曾相識”意指《新會》，首段始於“新會學校”。校前植有兩棵高過二樓樓頂的白蘭樹。次段指一九六零年越文小學會考。第三段風笛笛樓欸飲菊花。

2007.8.25 南加州

榮惠倫

《我們》同題詩 50 行

——敬謝劉保安硯兄紀念相識五十年

四十三歲以後 來到雪野中原
不見了五陵少年的輕裘與逐鹿
也不見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
吾自禪定自忘機自陶然自迷離
舒伸零疆界一方壯闊美麗如是的拼圖

一不留神 您是揮翰西岸的翟翟笛手
不玩平素浸溺的平仄音律 詩賦詞牌
挽袖研墨拈毫伸紙 僅差遣一心腹滑鼠
在夏日頻臨覆亡的某個子夜零時卅分
快遞一帖我們共享五十歲月的美敦書
如斯攻陷我臨睡再無睡意的 星空

暗暗吃驚 歲月的斷層
跌宕起伏 日子如是一連串的洗牌
我們都扮演主角 總愛替換跑道
您的少年吟 從飲星樓走出范文志街
路經梅春賞 嘉富街 八里橋 咸子道
拐出白籐碼頭 還有 歷史真是弔詭的
陳貴甲不是武文秦卻偏偏是 武文秦

您韜光內斂的身影 從庚子瘦才
水手詩文刊 王子歌頁
風風處就該有笛 一個轉身
您已在吳權街延伸至第十郡的路口
去赴約 赴來世今生愛人的美麗之約
告訴伊 您的多情 然後再一個轉身
便是愈行愈遠的 南加州了

飽醺記憶中 您浪漫的青春坐標
灼燒一個封藏的名字 伊人秋水
在您夢縈的盈盈淚光中 魂兮邈邈
您們怎麼不是 荷傘下的一對小鴨？

驛馬行空 不可言喻一路囊囊走來
您的虎背熊腰 硬朗傲骨

您的優雅氣度 吝紙惜墨
或昂揚或圓融或曠達或謙沖
從熟悉中 盈貫袖香
從彈指間 悠然遠引

那年別上母校的三角校徽
小手提著籐書包 鞋尖踢著羽毛毬子
我們都雙贏在起跑點 您畢竟沒有淡忘
歐陽老師那則珠算試題——
“五去五進一” 答案多麼玄機

暗暗吃驚 星移月照
隔州的蘆花已豁白了您我的鬢角
且讓我們酣飲秋涼 醉個杯落
也讓我們聯袂以偕 穿梭時空
啥也不想 好好趕赴一場再一場的
歲月之約

如斯老來個儻 承諾不再跳票
偶爾膾炙心坎 柳永的少年遊——
“歸雲一去無蹤跡 何處是前朝
狎興生疏 酒徒蕭索 不似少年時”
初秋的月牙 的確有些霜的凝重呢

2007.10.14~15 偕妻兒共赴隔州威斯康辛 Wisconsin State 兩天露營，完稿旅途上

■李斐

血染動袈裟

深褐色的僧袍似乎不夠明艷
染上鮮血恰到好處
綠蔭大道長長的行列
沉鬱九月街頭寺院斷了鐘聲
一如六月的廣場被招待
一排排機槍子彈若棗子
讓不馴的兩腳獸去嚐嚙
武裝鎮壓最直接最特效
對付反應思維行動羔羊
世間所有經文縱然默誦
長守梵音莫若持刀屠夫
一頭頭的屍體浮沉池澤河邊
赤裸裸剝下僧衣標籤
若此泯滅僧人下地獄的許願
亂葬崗焚化場僧侶仍留悲憫
民權與民主墓誌銘誰垂碑文
靜靜曠野長記血水遇流水
沉沉歷史嘉言善行怨惡行
一朝一代孽業不斷上演
異國異鄉暴行袖手免費
無明的火苗滔滔皆偽善
莫笑國際上大人物敬請
幫兇主持公道來收場
不如讓和尚軍人互換衣裳

2007年10月8日紐約

God Bless America

God Bless America

洋基球場七局下樂隊奏出
脫帽與五萬多觀眾起立
眺望蒼穹看神如何聆聽
五架軍機做俯衝滑翔遊戲
五色噴射雲吐幻若虹
彩筆在藍天寫迷離詩句
我希望王建民健康每年
都有廿場的勝投

垂 釣

一個問號
伸入水裡
探問
有沒有貪心
上釣

林小東

貸 借

社會是一間大銀行
每個人都要向它
貸借
再用青春
分期付款

2007/10/31 寄自越南

A. Rod 五零一個全壘打
瘋狂了洋基球迷最年輕記錄
Barry Bonds 破紀錄全壘打三藩市
海灣漂浮類固醇掌聲夾雜冷笑
Tom Glavine 三百勝的投手
亞特蘭大和紐約都抹上光彩
那個洛杉磯 Anaheim 球場
碩鼠日場夜場都在開大食會
美利堅的夏日是棒球的夏日
微雨迷濛的西岸西雅圖
到橋崩路斷的明尼蘇達
一個個全壘打射向北美天空
一朵朵煙花綻放人造星星
少棒隊小朋友來自台灣
沙地阿拉伯荷蘭和南美
球賽的快樂在世界各地
大人老漢男女小孩共享
可是千祈百望神不要偏心
也祐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其它地方
就是和阿拉伯同坐喝杯何妨
當祢老人家天天聽倦了這曲調
God Bless America

2007年8月20日紐約

■黃奇峰

釣

友人到店中探我，問我何時退休？
我說，退休了在家無所事事，難以
度日。

“陪我釣魚去！春天賞碧海綠波，
夏天濯一身清涼，秋天飲湖光山色
，冬天共釣寒江雪。何苦在此煎熬
。”

“我在這裡不也是在釣魚嗎？”

友人不解。

“我每天都在這裡釣魚，而且我的
魚餌成本比您重。這裡就是我的江
湖。而且每天上班，有一個固定的
去處，生活真有規律。”

友人莞爾會意。

世上沒伙計

自從總統上任，油價節節上升，由
於連環作用，運輸費應聲上漲，食
物價也跟著調升，然後就是屋價飛
升，租金瘋飆。升斗市民以前每月
如果有二三百元剩餘的額外使用費
，就無辜地白白花在一堆漲價聲中
。大公司成本不堪加增，乾脆搬離
加州。勞工階級負擔不了，遷移外
州。移民局抓非法移民，重罰僱用
他們的東主。南加一片風聲鶴唳，
生意一落千丈。

朋友來市中心探望我，驚見市容冷
清車馬稀，和以前車水馬龍的擁塞
有天壤之別。關懷的問我：怎麼辦
呢？

我說：要想辦法渡過難關。做生意
是有風險的，有起有落的。如果生意
是穩賺不賠，世上那有人當伙計。

■夏野

雜 說

偌多天外事，怎得說白？
托物寓心語，明鑑止盜！

——小題自釋

殘 陽

“我的太陽”
歌王帕瓦羅蒂高音震撼宇宙
從聖殿挪到草根
迴響千千萬萬人的甦醒
文化藩籬衝破
今朝，赤壁瀰漫濃霧
殘陽的行跡
逾高峰，黑嶙峋
越草原，白沙塵
變了心色
曲了意象
若冥若夢的神思

碎 月

流水渥月碎
白一路
白的飄泊詐人心癡
山溪激月碎
黑一道
黑的陷洞害人心憤
上下一顫一動
無聲勝有聲
虛幻遙沉
臉譜化白與黑一個樣
戲中有戲
戲外還有戲

狂 風

呼嘯，龍捲風
張牙舞爪的挑釁
朝天的口哨又喊又吼
自命的天才與瘋子

緊抱土地廟的牌位目聽耳睹
一切狂飆：
心魂在狂笑
手足在狂笑
小子一點點灰燼都在追逐
老子一絲絲風雲也要吞噬
半睡半醒的欺騙導向
昏庸！損毀！消亡！

暴 雨

滂沱，黃霉雨
秋水望穿斷了長虹
摸著石頭探步
深深淺淺的困惑
迷惘——
滌足與時遷徙？
徬徨——
與天地爭映輝？
躑躅——
填海抑或橫飛？
好大喜功戴上金箍咒
假大空萬物一色枯林

閃 電

閃爍爍鬼眨眼……
趕著小毛驢長途踏歌聲
上京朝拜
聖火壇
點燃不了民心的信任
信任？——縮繩索！
信任？——入陶甕！
信任？——拘囹圄！
敗筆：自我讚美！
麻痺：自我吹噓！
毒品：自我沉醉！
一貫正確失卻了前進的障地

雷 鳴

轟轟隆隆霹靂一聲……
雷打不動？

■歲 月

依 變

好想將斑白髮絲
染成奪目色彩

瞭 解

深情脈脈
回眸是首無言詩在他臉上

相 交

我似碧空雲天一只斷線風箏
你似天邊浩海一只沒舵小船

孤 獨

平日在人群裡吵鬧
根本失去機會單獨面對自己

寂 寞

好奇心野
哪來空閒時間發洩身心

失 眠

一杯咖啡
破壞了漫漫長夜的美夢

2007年10月

愛與憎民心有驗證

一句俗話：

“天高皇帝遠！”

遠離皇宮的大小諸侯

手長心毒：貪！貪！貪！

又一句俗話：

“燈下黑！”

近水樓台的大小官吏

多得月：更貪！更貪！更貪

雷鳴？審判？一筆勾消？

2007年9月30日於新

澤西山野新村

■彭國全

長 城

之一

蜿蜒了兩千多年 越見越帶勁
豈止是
猛龍過江，過河
已過了不知多少趟大洋
一個擺尾
曾掀起大西洋風暴
那廂成了急驚風，要服
驚風散

之二

長城
百鍊
化成繞指柔的
鋼
曾請纓
縛住了多少外族敵酋

一匝匝繞住中國
不讓水土流失

拜 佛

進檻
一舉手，一投足
以傳統的程式 作科
參拜，叩跪
打誦喃喃
演一幕短劇
給佛看

佛，熟視無睹
未曾錄取過演員
招考，繼續

■文錦寧

長春籐

難按捺的熱情
使你急需抓著
可依附的軀幹

不用等待對方認可
甘願相許
以身奉獻

親親密密的
把被愛者纏繞一生
用不老的情操
增添生趣

生命蔓延
不謝的柔韌的
綠意
翠情

石 舫

渤海

淹沒了
北洋艦隊
尚剩下一艘
淚水浮起的

石舫

載著甲午戰爭的奇恥
在歷史的長河中
顛簸 避不開
怒濤
抨，抨的拍打

註：腐敗的清王朝統治者慈禧為了慶祝六十壽辰，奢侈淫逸到竭澤而魚，罔顧國家安危，竟纂取裝備北洋艦隊的軍費，用來大興土木，建造頤和園。石舫是園中昆明湖畔一景觀。

■寒山石

瀑布

1
一把豎琴
彈奏著生命的
絕唱

2
以粉身碎骨的勇敢
豎立起
浪花飛濺的驚歎

3
跌
下
就是昇華

4
站起來的水 腰杆很硬
根根筋骨 都是
傲然挺立的壁峰

旋律

1
思想的小鳥
婉轉在
心花綻放的枝頭

2
夢中 花開
枕一頭絢爛的溫馨
擁愛入懷

3
一粒種子
在心土拔節生長
脆嫩的骨節正錚錚鳴響

4
彈撥心弦
聽 叮叮咚咚的音符
灑滿心泉

5
心心相印的真情
撞響
生命的鐘聲

2007年寄自陝西

■資中華

關於九月的一個 回帖

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這世界沒有永恆，只有永遠

那份飄潑的熱情
那種傾盆的執著
那個無眠的迷亂
那張蠱惑的堅定
都可以被一陣秋風吹散
成為夏天的冷靜回憶

是吧，就連那一個個電閃雷鳴
也不可以把時光留住，把世界定格

現在是九月，我是冷暖自知
可我還是幻想著
這天氣最好別再冷去
不要太熱，也不要太冷

題陳亞軍 〈大理古城時空隧道〉

歷史的城牆上面
懸掛著一盞青燈
曾經照亮了古人
曾經見證了變遷

又像是時空隧道
連接著上下古今
那牆上長滿青苔
歷經了多少往生

佇立在城牆下麵
我心頭充滿敬畏
不知道過去多遠
不知道未來多深

題陳亞軍 〈北京胡同今古奇觀〉

帶一幅現代的眼睛
走進這歷史的幽深
用腳去丈量厚重
用心去傾聽回音

一對信鴿從胡同中飛起
把這聲音引向高遠
它們一定是信使
想要去告訴人們什麼

題陳亞軍 〈我倆首次見面的瞬間〉

我倆首次見面的瞬間
我心的快門就為你狂亂地閃跳
你不知道我是多麼地感動著
我把全付身心與你不斷地對焦

我像是被你的美麗擊中
一瞬間全是你的花香你的味道
我身後的世界淡了虛了
卻清晰地看到了想要的生活

多年之後，我還常回味這一刻
多年之後，還是如初如昔的感覺
我會用一生去追尋著這份心動
一次次地，去與美麗邂逅

2007年寄自廣東

■夢野

雪落大地 一樣的白

頭髮掉得多時 我真有些擔心
擔心一根根黑髮
帶著我僅存的一點青春
就這麼
甩下我

少說也有十萬多根
分給生命中的每一年
每一月 每一天 每一時 每一分
每一秒
可實際上
總被躲避的時光竊取
沒有這樣的平均

挺奇怪的 幾乎是每年
夏秋掉了的頭髮
冬春又長了回來
間或偷偷鑽出一種新色彩 向我提示

女兒還小
剪下一根根白髮 放在我的左袖口
一共二十多根
在陽臺上一抖
過去的生活 不容我再看
紛紛逃散

不知怎麼
從此 看到我的袖口不再是藍黑色
而是白色
雪落大地一樣的白

2007年寄自陝西

感謝朋友

朋友 K 到北京去了
他的工作和職位
是在某大公司
專門給官員行賄
吃喝玩樂
加上跟人打交道
他原本就是
高手中的高手
人精中的人精
去了才有半年
已經賺到大錢
元旦回來省親
安撫好妻兒父母
坐東請哥們弟兄
席間意氣風發
高談工作體會
什麼樣的人
要開什麼樣的酒
點什麼樣的菜
上不上色情服務
也要看什麼人
關鍵是——
用什麼樣的辦法
把錢送出去
此中學問多多
大夥全都聽傻
有人虛心求教
問起什麼樣的人
最能博得對方的
好感與信任
敢賭烏紗帽
願把性命交給你
朋友 K 眼已喝紅
環顧在場除他以外的
另外七人
然後伸出食指
堅定地指向我

我被嚇了一跳
慌忙朝後退縮
得了便宜還賣乖：
“是是是，我這人
見了面容易叫人有好感”
朋友 K 毫不含糊
立馬糾正道：
“不是叫人有好感
你就是一個大好人！”

年輕時誰都 無法做到從容

朋友 K 在北京
見到了我的前朋友歌星 Z
說 Z 現在果然開上了
他過去夢寐以求的越野吉普
帶著 K 到香山去玩
說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無法避免地談起了我
K 說：Z 說：
很多人他都不感謝
甚至包括流浪歲月中
養過他的某個哥們兒
但他一輩子都會感戴我
從去年國慶長假開始
我在寫一部新的小說
寫的正是我和 Z 之間
所發生的曲曲折折的故事
通過寫作回首青春的日子
總覺得有點不該
他有他的不該
我有我的不該
年輕時誰都無法做到從容
也不懂得珍惜
而此刻我面對 K
卻還在嘴硬——
“他總算說了句人話
但說得還不夠有人味”

2007 年寄自西安

鰥居

有時，我想到放下
更多的時候，我聽見內心的喘息
一些事物被壓迫的久了
一些水沿著杯口流了出來
我有疼痛的知覺卻不懂得救贖
或者說，我只是習慣了
萎靡。白晝如此慌亂而驚悚
到處都是遊移的病菌
鰥居又能怎樣，當一個人適時
敲響你的門楣
不，是她用手指，叩動
你的肌胸，在草場放牧羊群
在氈房，煲湯煮酒
馬奶酒，馬奶酒，今夜我要飲盡
你和你小小的乳房

日誌：給萍

王家湖畔，有許多荷花的君子
有戴紅冠子的水鳥
突然叫上一聲，大風吹動蘆葦
蛙打一片響鼓
多好的王家湖啊，萍
在它們中間
邁著碎步，她不時回頭看我一眼
初夏，陽光大面積地
鋪開它的黃
王家湖在細碎的金色中湧動
我在萍身後
不安份地絞合著雙手
這個炎熱的夏天，容易讓人上火
午後，一隻白鷺落在
電線杆上
吹著口哨的外鄉人曉波
從此心藏大惡

2007 年寄自湖北天門

■陳銘華

時空隧道

車到渡口
離過去不遠

大大小小的英雄
流寇和軍閥都過去了
管它漢唐明清
我難道不可以嗎

2007年3月10日過風陵渡

俠客行

1.
就那樣走上來
衣衫獵獵 峰峰松鎖
雖千萬樹唯獨你
讓我一夜
頭白得閃亮

2.
還這般走下去麼
劃劃刻骨 筆筆銘心
雖千萬字唯獨你
竟不為我留下
一點點流言蜚語

2007年3月19日華山歸來

■魏東建

一株冬日開花的樹

凍結與冷藏
是流行的保鮮術
連淚水與笑容也有了包裝的成分
真切的只是我
心底的花開始生長開來
由於我見到你
任由它遭遇體外的寒流
我只能 面對真情背對你
立成一株冬日開花的樹

喝酒的李白

樹葉落了
人們便開始包裹自己
於是把一切能吃的東西
投進滾湯裏
在嫋嫋的煙汽裏
體味成仙的滋味
因為有酒
你我便成了李白
其實與詩無關
你還是說
誰提詩就給誰急

冬天的燕子

寒冷俏麗了你的身影
怕你看見我
於是躲在黑夜裏啣
“其實應該有雪”
我沒有說不喜歡你

■布衣

舊戲臺

兩隻麻雀
成為救場的主角
借幾片破瓦打開的亮光
撲楞，跳躍，重現
前朝纏綿的愛情
而一隻蜘蛛
在幕後辛勤奔忙
獨自趕寫
兩段落葉的唱腔

簷角，風鈴掠過
薄霧起來
水袖空空落落，紅妝
模模糊糊

樓頂的玉米

獨自站在樓房的額頭
一株玉米，張開
幾把傷感的尺子
測量著
城市的清晨和黃昏
在蔓延的鋼筋叢林裏
打探節氣
一陣三級的風突如其來
撩開，它乾癟慌亂的腹部
站在對面的樓頂
我踮踮腳，和它一起
朝故鄉的方向，望了望
卻望不見
一隻蜜蜂或者蝴蝶
帶來孕期

2007年寄自四川

■劉強本

這麼多

早上
陽光趕著一群大海到來
妳孩子一樣嚷著
“這麼多的光……”
這麼多的光
這麼多洶湧的光
停在明亮的玻璃上
彷彿激烈又平靜的萬花筒裡
一格又一格美麗的舊照片
這麼多的光，這麼多年
一直是這麼多，這麼好
這麼多的好女孩
這麼多好女孩的水晶鞋子
這麼多好女孩的待嫁衣裳
這麼多年
這麼多被賜福的早上
妳的手指輕壓在我的唇上
你又說
“不喜歡你臉上
喜怒哀樂的憂愁
這麼多年的憂愁
這麼多年的不能相聚相守”

2007.11.17 夜

“如果祇能對你說四個字，我說
相親相愛”

好望角

“不幸的人去遠方
愚鈍的人去流浪”

——題記

“內心的一個地址對應著
外部的地址
它們期待相聚時的狂喜”

隨著夢中的詩句醒來

■逝亡者

我為什麼不可以

我為什麼不可以去到天邊
我為什麼不可以站在天邊吃一根
古老的枝條
我為什麼不可以赤條條的
站在天邊與我吃剩下的古老的枝條
一起等待一陣西北風
我為什麼不可以和剩下的古老的枝條
一起競爭比拼
看最後誰能贏得一陣西北風的心歡
我為什麼不可以把自己當做它
就像世間萬物把我當做它一樣
就像我把世間萬物當做它一樣
可以任意的
可以偉大的
和任何一個誰結合
然後生產下一種又一種生物
為生物界增添種類
為世間平添不同的噓寒問暖的言語

內心的幻景閃耀大海的美景
大海的美景驟然間變疼——

好望角，好望角
這遺落天際的狹長的海牛角
因何一直守望一直吹響大風大浪的號角

好望角，好望角
相思的牛角抱個滿懷
長久的相思消逝在哪一方天涯哪一個海角

好望角，好望角
多年以後，我仍聽見海邊的女孩向著黑夜說
“給我擋住風，擋住雨，擋住冰雹”

2007.11.11 下午，11.12 黃昏，11.14 早
“人生際遇，難以悲喜論之”

■張敏華

生活

喬遷新居，親友們點燃了鞭炮，
“這是第四次搬家了”，父親說。
——這是我們最後的家嗎？
當我在書房整理書籍時，
我又看到了那本弗洛姆的
《生命之愛》。
哦，親愛的書們，我們還會搬家嗎？

那天，我第一次穿上法袍去法庭審案，
我的職業，是將一個個
相互矛盾的事物一分為二。
——法律會征服我嗎？
人情，關係，金錢，還有權力。
啊，有良心的日子真好！
我願意給我的當事人一顆乾淨的心。

去出生地，我會遇到逝去多年的親人，
那棵奶奶種下的樟樹，
那間和我一起生活了 22 年的房子，
那片築有鳥巢的竹林，
——現在它們都在哪呢？
大地上的樹啊，草啊，牛羊啊，
生死著歲月的榮辱。

在我的內心，我被一個個詞安慰著，
那些小小的光點，引領我——
它們像一個個思想的精靈。
啊，我是一個被詩追尋的男人，
正接近他
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

2007. 5. 25

■陳亞平

後非非詩人圖像集②

袁勇詩中的斷劍

青銅的城樓，你聽叛亂的號角吹出狂飆
英雄嘯聚旗下，鐵矛朝向南方
你詩骨血中的劍氣，已同十五年征程
在閩中，一人獨拓疆場
你在詩報中傳播四面的詩潮
詩越寫越血浸，越來越讓你全懂
一滴水流向心臟，詩戰不如連夜的反戈
靈魂從地上站起
哪怕緊握一柄斷劍，一種穿魂的豹嘯

你終於決定了詩人的鐵骨餘生
化憂憤為劍力的驚心過程
以反叛代替屈從，以心代替手
看凸面的險峰劃過天空
是你在故鄉度過的寫作生涯，像
冬夜回憶
周倫佑，董輯和遠方的詩人們
在你被風雪奔襲過的眼痕中，那
7年的音容
詩人千里往還
百年文學的滄桑，被你一夜的怨仇
化為詩，比箭還急速的中年
江湖早已激蕩
正如你斷劍砍下暴君的頭顱

馬永波的自由頌歌

你詩生活的每一個情結都像戲劇衝突
這泛悲劇風格的臉神，不安分的天性
驅使你對汶萊特，自由的神往
生活將詩逼向絕境
而你卻行吟東北亞，千里熱誦和傳唱
靈魂放逐更遠，你為所有詩人呼應
詩的諸世紀，時間已昭見
該沉淪的，將永遠沉淪
不要對你談論魯凱澤，不要海濱
在詩中遏止
你的痛苦深刻，但更深刻的是奮鬥

彷彿銅版雕刻哈爾濱，風暴的命運
在你詩中激發，這是一生的時刻
你創辦詩刊的第三年
晝夜為雷茲尼科狂寫《大屠殺》
已經對祝勇寫下這樣的信劄，你不相信
內心永遠的流放，會是詩人
會是魂遊一個頌史中最撕心的斷章
思想的峽道逶迤向北，你已習慣
對詩掛念
這詩人在場，詩缺席的當下
你只為眼中的旗幟，久盼必來的
神恩和美好
像周倫佑熟說的預言，正融入
你經歷之中

蔣藍寫下黑暗之書

黑夜在豹的巨哮中為血而來
一個悲劇結構中的獸陣，在昏暗裏逼近
你書頁中，每一個亂世的屠戮和暴戾
血瀉地的氣息，使你再次垂顧這段歷史
熟聽迴響的呼籲，你縱想更晦暗的境地
你黑夜怒寫的火焰之光中，臉神正凝結
你已拼死決定筆端的使命
站在更多詩人的前列，像在自貢
與楊春光會聚
激進年代的身軀，為詩而成長
長夜裏最徹骨的痛劫

而詩人手挽手，骨頭時時承受
像你談論布羅茨基，邪惡中
最動魂的正氣
持筆的雨夜，你已從詩中見證
種族的力量讓石頭崩裂
劍刃廢黜鐵鑄的城關
這是你《鋒刃之書》對人們驚現的
騎士風格
字字見血，眩目的寒光閃現
你確信：那仁愛和俠義的荒年
還有詩，在浸透肉體的陰影中驅邪
這是你黑暗之書的仰天自問
所有熟悉的往事，唯有你今天
最刻骨的暢寫

2007年4月寫于成都

查爾斯·森 米克 散文詩四首

◎秀陶

希修斯同阿麗亞 朵尼*

我將閉起眼來走動。街道將不再
安全，假的彌賽亞呵，我將踏過你
的杯及鈴鼓。我將與迷失的孩子們
、殺人者以及他們的甜心們擦身而
過。我將像個沉默的笑話一樣。我
將圍著群眾打轉，像個旋轉木馬。

我但願她仍舊跟著我。我會過橋
。必要的話我會一直走去吉西草原
。“他是條迷失的帶路狗，”她會
說。呵她才不會在那兒哩！我來來
去去地在百老匯街頭表演。

*Theseus，希臘神話中的雅典王子，
曾進入克里特迷宮斬妖的英雄，

約芬米亞*·格芮 的恥骨

——給約翰·犬

至於我，我喜歡毛多的，魯斯金
先生。我記得，黃昏時在海邊替那
位L小姐的胯間擦肥皂，她也一樣
替我擦。水很冷，但我倆卻燒得厲
害。我的吻在催快夜，但太陽卻隨
它自己慢慢地落著。

公園裡大理石的美女不幸地老
是被搶手袋的小偷圍著。放下妳的
弓和箭吧。妳蓬著頭髮，光著屁股。
我們的那架老床的彈簧聲一直響過
對街到達博物館裡。參觀的人聽不
出是什麼聲音，有人在呻吟，有人
繞著年幼的聖母說髒話。他們裝作
聽不見，他們瞻仰她一會之後就不

看了而直向前踱去。就像在缸中游著的魚一樣，就像我們晚餐時要吃的一樣。

*Euphemia，女子名。

英雄時刻

我光著屁股加入戰鬥。總統親自聽我的粗言粗語。人家給了我一隻長滿了跳蚤的雜種狗當坐騎。騎行時烏鴉們陪著我。我求祈它們要記住我。我口含玩具屋中的刀，頭戴紅色塑膠尿罐當頭盔。

當我媽媽聽到消息時她就詛咒希臘艦隊遭到打頭風而到不了托埃*。他們叫她女巫、老巫婆——而她卻漂漂亮亮地切洋蔥，又哭又笑地在煮大雜燴。

*Troy 希臘名城。

來自籠中的聲音

管理動物的先生，你今天會巡視一下麼？我們在嚎、在痛苦地咯咯叫。你很久沒來過了。我們臭得很、惡臭沖天。煩愁惡病，加上咬人的跳蚤，我的命壞透了。

兔子們仍在交尾，它們的弱點就是樂觀。連獅子也都不再相信寓言了。猴子們大叫“禱求我主，”我已將頭髮染成波特萊爾一樣的綠色了。馬戲團的帳篷，我對每個人說，仍在遠方豎著。我看小號角的閃光，且聽見響弦鼓的敲打。

我們的馬戲團是個生動而令人驚心的馬戲團。

譯後：Charles Simic, 1928 年生於南斯拉夫，1954 年來美，為詩人兼翻譯家，曾出版 14 部詩集。1992 年曾任《最佳美國詩》編者。

美國 後垮掉派 詩人作品選 ⑥

張子清 譯輯

八、史蒂夫·達拉欽斯基

我們是 2 號信經樂^①

“現在是時候了。”

——查理·派克^②

我們是後垮掉派詩人，我們是
電視的一代
我們是吸毒、性愛和褻瀆的真正
明察者
我們是戰後試驗的事後思考者
我們是一個騷動和變化的國家之產物
我們是被糟蹋了的適應性強的和
被歧視的

最後超過三十歲的一夥人^③

我們是原子彈的受害者和吸食
迷幻藥的墮落者
我們使大麻成了家喻戶曉的
一個詞，遭到我們的父母反對
我們試圖澄清擺在我們前面的
一切知識

我們是後垮掉派詩人
靈感來自老虎^④
同性戀者
殺妻者^⑤
飲用致幻水者
書店老闆^⑥
自由戰士
毒癮者^⑦
教士和爵士樂。

我們試圖根據聖言瞭解西海岸

閱讀神聖的禪經
在孤獨的海灘上
喝酒，聽音樂
在孤寂的森林深處
靠大麻保持清醒
慢慢地回到城市之光^⑧
在那裏總是好像
恢復了好心境。

我們之中有妻室
工作很賣力
而有的人把艱難的事也幹得從容不迫
有的人過去像凱魯亞克一樣
生活在路上
而今在地鐵前面呆上數個小時
生氣，反省我們從前無拘無束的自我
但我們都還在寫我們的話語
他們的話語所有人的話語
為我們自己，也為大家

我們像科爾索一樣喝得爛醉如泥
而更可愛的精英從沒有再成長
從沒有比你像金斯堡那樣更神聖
我們變得像巴勒斯那樣帶有
諷刺意味的超現實
時間積累之快像許多乘星際飛船
有體視術的幽靈^⑨
我們也注射嗎啡，也關注
他們之所關注^⑩
像科爾索站在切爾西旅館前面，在
小本子上
那樣專心地鬼畫符^⑪
當我們陶醉地赤足盤腿，坐在
泥地上時^⑫
我們成了相互生活的記錄人
挑選生活方式^⑬，偷取月光^⑭

我們去寺廟拜謁那個胖子^①
並且創作俳句
我們從沒忘掉我們的朋友

我們之中的某個人偶然消失
在永恆的命運迷霧裏
不再回來
其他的人保持沉默，音樂
年復一年地更加深沉

我們是後垮掉派詩人
對我們直接繼承的傳統更加
置信不疑和自豪
我們發現懶洋洋躺在彩色電視機旁
地毯上
蜜色貓夜晚冷色的眼睛

我們，嬉皮士，不分階級
非常原始的 20 世紀
非常的資訊靈通
我們都有我們的特長
我們的意圖
我們個人的風格
我們的信仰
經常改變而又總是一樣
我們都有自己的好日子，
我們的時代來臨了。

——張子清改譯^②

①這是史蒂夫·達拉欽斯基寫的另一首詩〈我們是詩〉中的一行詩，其餘還有諸如“我們是無盡頭邊緣上的蛆”等等有趣的詩行。“信經”是指基督教使徒信經或尼西亞信經。“信經樂”是指為基督教使徒信經或尼西亞信經配的音樂。

②查理·派克（Charlie Parker, 1920-1955）：美國中音薩克管演奏家、作曲家和樂隊領隊。被公認為爵士樂史上最傑出的即興演奏家，現代爵士樂“辟波普”的始祖。《現在是時候了》是查理·派克創作和演奏的一首樂曲，詩人用

來喻指：是我們後垮掉派登上歷史舞臺的時候了，好時光幾乎要過去了，我們快像垮掉派一樣老了。

③ 20 世紀 60 年代的美國有一個口號：“別信任超過 30 歲的人。”弗雷澤認為，影響美國文化變化的的確是年輕人，所以那時年輕人處處顯得“天下捨我其誰”的英雄氣概，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時間不饒人，提出這個口號的人如今已經 50 歲了，當時接受這個口號、歡呼青年運動的後垮掉派詩人（包括弗雷澤本人在內）大也都已經年過半百了。當年年輕的一代而今卻是年老的一代。

④ “tigers” 出自威廉·布萊克的短詩〈老虎〉（The Tyger）。該詩前兩行：“老虎！老虎！目光灼灼／在夜晚的森林裏。”眾所周知，金斯堡深受布萊克的詩作影響。

⑤ 指威廉·巴勒斯，他的手槍走火，誤殺妻子。

⑥ 指勞倫斯·費爾林蓋蒂，他經營“城市之光”書店。

⑦ 指威廉·巴勒斯，他終身服用海洛因。

⑧ 暗指費爾林蓋蒂在三藩市開辦的“城市之光”書店，這是垮掉派詩人乃至後垮掉派詩人留戀的地方。

⑨ 江蘇省如皋縣有一句用“像鬼似的”作形容詞的口頭禪：“快得像鬼似的”或“香得像鬼似的”或“甜得像鬼似的”。史蒂夫·達拉欽斯基在這裏湊巧也用了“像鬼似的”的形容詞。除此之外，這行詩裏還有一個開玩笑的雙關語。垮掉派作家威廉·巴勒斯是美國第一台自記加法機的發明家和計算器製造業先驅者威廉·西沃德·巴勒斯的孫子，是巴勒斯加法機公司財產的繼承人。詩人由加法機聯想到時間的飛逝。據詩人解釋說，時間時時刻刻增加在我們的心靈和軀體的細胞裏，加速我們的老化直至死亡。詩人說，他寫這首詩時年紀比較輕，但已經到了三十來歲了，已經感到時不我待了。見史蒂夫·達拉欽斯基 2006 年 10 月 22 日給筆者發送來的 e-mail。下同。

⑩ 據詩人解釋，他們這些後垮掉派詩

人也關注垮掉派作家所關注的諸如戰爭、饑饉、掠奪、吸毒、音樂、死亡、生命等日常社會問題和現象。

⑪ 據史蒂夫·達拉欽斯基解釋，許多垮掉派作家時常下榻在切爾西旅館，科爾索也曾經在該旅館住過一段時間。有一天，他看到科爾索站在切爾西旅館前在一本小本子上畫什麼東西，神情顯得處於妄想狂狀態。

⑫ 據詩人解釋，這裏寫了上個世紀 60 年代他住在加州的一段生活經歷。他曾經赤足坐在伯克利山上一棵樹下的泥地上，也可指他在這個時期所看到的意象，也可喻指加里·斯奈德。他感到坐在泥地上是幸運的。

⑬ 據詩人解釋，後垮掉派作家，作為美國社會的局外人，挑選生活方式，審視自願或憑機遇選擇的生存在該社會裏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時，也可以指後垮掉派作家像垮掉派作家一樣，有他們自己的一批作品、自己創造性的表達方式。

⑭ 據詩人解釋，李白和杜甫以及其他中國詩人喜歡望明月，同樣，他也喜愛抬頭望月亮。

⑮ 喻指佛陀。

⑯ 該詩係文楚安教授生前原譯，因原文有距離，譯文改動太大，他生前沒有同這首詩的作者討論，來不及再修改了，但原譯保留在他的譯文原稿裏。

十品：意象與意象群設計的集成者

◎胡亮

淮陰十品寫詩二十餘年，已經完成了大量的作品，除了關注宏大主題的抒情長詩，例如〈日水〉、〈失態〉、〈對話〉、〈夜歌〉、〈嗜睡者·隱時代〉等篇，還有似乎無窮無盡的短詩。他幾乎每兩三天就會寫一首詩，有時一天也能寫好幾首詩，他甚至曾分別以“探戈”、“布魯斯”、“恰恰恰”“桑巴”、“倫巴”為題寫下了五首詩——這在引起我的訝異的同時，不免讓我疑竇叢生：能寫這麼多嗎？有必要寫這麼多嗎？戴望舒終其一生也不過只寫了九十二首！處於噴發狀態的十品讓每一個批評者應接不暇，加上權力中心對關注視線的牽引，批評界諸公遲至今日仍然沒有對十品進行深度研究也就不足為奇了。十品曾經這樣寫道，“紙也可以折疊起來 一步一步／折疊成很小的方塊 曾經十年都埋沒進／沙子裏 沒有風的夜晚是不可思議的”（〈紙的方式〉），用沙中之紙塊遭遇風外之暗夜曲折地喻指了他所面臨的這種“懷才不遇”的處境。另一首詩〈抱璞〉，則更為直接和強烈地傳達了相同的意味。作品的繁富、批評的淡默以及詩人對這一巨大落差的適度抗訴讓我充滿了好奇，我決定試著把那璞中的玉一點一點地取出來，以區別於與它只有“一步之遙”的石頭。

我初讀十品是在《新城市》二〇〇一年卷上，讀到的是〈純粹的吉祥〉，詩凡六首，——十品的“純粹系列”好像寫了很多，已經成爲一個小有名氣的詩品牌——這一次，他在語言調配中暴露出來的缺陷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把詩行編織成期待”（〈吉祥〉）、“將希望植入意象”（同上）、“在陽光的灌溉下成爲營養”（〈白牙〉）、“將水融化成鄉情”（〈雨季〉）。——毫無疑問，十品在做詞語的積木遊戲時，運用了人們所熟知的老把戲，甚至帶有青春寫作的一些印痕。對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諱地指出過。可是不久我就收到了他的另外一些作品，

我讀到了〈蜂鳥〉和〈騎士〉這樣幾乎無懈可擊的作品，我深信一些深刻而重要的變化已經在他的身上滋生。

十品迄今爲止特別是近期的短詩寫作，總體特色是注重意象——這裏，我根據余光中先生的界定使用這一術語，即意象是詩人的內在之意訴之於外在之象，讀者再根據這外在之象試圖還原爲詩人當初的的內在意——的新異設計和靈活經營，我據此把他的寫作分爲四個時期並且分別名之以“心象時期”、“隱象時期”、“幻象時期”和“具象時期”。心象時期可以詩集《熱愛生命》爲代表，集內作品展示了詩人的焦慮、狂熱和興奮，言詞鏗鏘、色調明朗、想像豐富，具有“前期性”寫作中普遍存在的某些特徵和十分明顯的浪漫主義文本徵候，可視爲詩人的情感冊頁和心靈日記。以〈狂風中的六姐妹〉爲例，“你這六姐妹呀／六雙眼睛和十二座乳房一樣美麗”，用混合著慾望的熱烈語調禮贊了六位戀人或情人，深受海子〈四姐妹〉一詩的影響；而海子，正是中國當代靈性浪漫主義寫作的傑出代表。隱象時期——隱象者，隱喻式意象之謂也——可以詩集《九月的橡樹》爲代表。在這一時期，乃至這一時期的後延期，詩人斷斷續續地構建了兩大隱象鏈：在〈九月的橡樹〉一詩中，詩人寫道，“風吹動著天邊的黑雲／南方的鳥奔跑著／南方的鳥想把暴風雨來臨的消息／告訴橡樹／把那個受傷的枝樞／綁好”，此詩與〈向日葵〉、〈田野間的樹〉、〈與蔬菜相伴〉、〈鮮花和樹〉、〈蝴蝶花〉、〈合歡花〉、〈梅花消息〉、〈李子〉、〈一棵樹〉、〈想念楊樹〉、〈陽光棕櫚〉等篇組成了植物中心隱象鏈；在〈將死的藏羚〉一詩中，詩人寫道，“岩石上的岩畫／還流著我們的血／我們初潮的雪呀／將死的藏羚，你怎麼不走啦／這滿天的大雪／是你的遺言吧／你會記住這世界的冷暖”，此詩與〈鳥群〉、〈成群的鳥〉、〈比目魚

〉、〈蜜蜂的故事〉、〈也想到鷹〉、〈夏天，想起那隻凍僵了的鳥〉、〈岩羊開始奔跑〉、〈真正的雄鹿〉、〈花喜雀〉、〈一頭駱駝〉、〈一隻昆蟲〉、〈一匹貓〉、〈一條魚〉、〈我們的馬兒〉等篇組成了動物中心隱象鏈。從這些作品我們不難看出，詩人已逐漸歸於沉靜，用冥思取代了歡唱，用深沉的知性取代了浮泛的抒情，借助於象徵主義技法大面積地清除了浪漫主義餘緒，作品肌理更加細密、骨骼更加堅實，總體水準已遠遠超出了“一般性的”審美期待，成功地加入到這個泛現代主義時代的大合唱中去了。然而詩寫作永遠不是爲了多數人的審美需要，大眾的激賞有時反而恰恰說明可能出了問題。詩人紀弦有一首詩曾經這樣寫道，“當我的與眾不同，／成爲一種時髦，／而眾人都和我差不多了時，／我便不再唱這支歌了”；十品正是這樣做的，當他的這一路寫作已臻於爐火純青之時，他意識到了另闢蹊徑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在十品新世紀以來的作品中，我不斷地讀到這樣的詩句：“在天亮的時候／我們開始念咒”（〈天亮的時候〉），“只是一夜 天由暗轉明／瘋長的毛髮就耐不住了”（〈瘋長〉），“一覺醒來 日子就變的慌亂起來”（〈矜持〉），“自信的念頭一出現／天就亮了 窗子上飛舞著一隻雛燕”（〈自信〉），“等到明天早晨／太陽升起來的時候”（〈懷想中度過〉）……十品對夜與晝分野的過度強調，是爲了完成睡與醒之間的強制性過渡嗎？晝意味著什麼，是醒嗎？當我通過反復閱讀，終於抓住了詩中那些稍縱即逝的意義閃電，我發現事實正好相反：詩人從睡眠來到第二天的清晨，恰恰面臨著一個更加混亂、荒誕和匪夷所思的世界；現實帶給詩人的煩惱與恐懼遠甚於在睡眠中橫衝直撞的夢幻；詩人從夜來到晝，不過是來到了一個更加紛亂的夢幻世界罷了。所以詩人寫道，“我們醒來時已晚了”（〈

漫捲的沙塵》)。詩人的寫作由是發生了斷裂般的突兀變化，他似乎已經逐漸置身於一種超現實主義的氣場之中；爲了追求意象和意象群能量的最大化，詩人一意孤行地要在各種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間強行建立起匪夷所思的神秘聯繫——就像嚴力在他的“修補系列”繪畫作品中所做的那樣：給蘋果、火焰、玻璃瓶統統打上補丁！於是，我們讀到了這樣的詩句，“星光燦爛的時候／我們扛著水 及雨水／我們在陽光中同一些國家／交談 交談中我們發現了島嶼”（〈星光〉），“葉子指著天上飛翔的鳥／葉子說：有一個很美的故事／埋在大雪裏 脫去衣裳以後／那些蝴蝶就會醒來／就會做著一些聰明的事／雪化了 雪被困在海上”（〈擦亮最後一片葉子〉）。這些詩句不謀而合地印證了布勒東關於意象不受思想引導而是引發思想和意象在詩中起的不是闡明的作用而是照明的作用的觀點，與法國超現實主義基礎性檔中“純粹的精神自主性”、“相信夢幻的萬能”、“美可能是癱瘓性的，也可能不是”、“自動寫作”等綱領性論述達成了或深或淺的呼應；我甚至還能在十品的一些作品中找到超現實主義的亞特徵，比如不失時機地流露出來的幽默感。在十品的這一類寫作中，意象與意象依靠非理性的陌生力量扭結在一起，意象群在某種似是而非的語境中相互映照和投射，從而產生出新奇的光澤和色彩，以求臻於“無理而妙”的境界。我把這一類寫作稱之爲幻象寫作。晦澀難懂是幻象寫作幾乎不可根除的先天痼疾，這一痼疾在十品這裏有時還相當嚴重，他的很多作品甚至讓受眾歷盡艱辛也找不到有效的入口；當然，他也寫下了一批相當成功的探索性作品，在這裏，我要掛一漏萬地提及〈魚缸裂了〉一詩，“可是 魚缸仍在裂下去／像淚一樣地流下去 慢慢地成爲一條曲線／畫成刀的形狀 然後 在曾經失敗過的／地方分岔 畫成樹的形狀 又畫成／人的形狀 慢慢地站起來／熱帶魚驚慌地逃循著 逃過裂紋／逃過眼睛卻逃不過透明的死亡”，這首詩用相當細密和流暢的筆法記錄了一個看似不可

思議實則包含著深刻用意的白日夢，其成功之處：一是在精神而非形體上，換言之，在意境而非語言上散發出更爲本色的超現實主義氣息；二是表現出適度的“複雜性”，藏理性的線索於非理性的迷霧之中，在重巒疊嶂之間留下了有跡可尋的意義蹤影。這類作品，我認爲可以直追中國超現實主義的先行者洛夫，惜乎還沒有一個批評家指出過。中國超現實主義詩運動，臺灣以“創世紀”詩社爲中心，除洛夫以外，取得了突出成就的還有痙弦和商禽，他們的寫作爲迄今爲止的新詩史貢獻出了堪稱典範的中國作派的超現實主義詩文本；大陸則以嚴力的早期作品爲濫觴，逶迤二十年，到新死亡詩派幾乎已經走火入魔，道輝等人寫下的天書咒語般的詩將這一路寫作的優勢和劣勢都擴放到了最大的程度，並最終陷入絕境；十品倘能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其幻象寫作當有更遠大的前途，他完全可以不斷地茁壯自己以成爲大陸超現實主義的重鎮。

與十品寫作歷程中幻象時期參差並行的，還有一個具象時期，只不過後者成果寥寥，幾乎已爲前者所掩。十品的具象寫作，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口語寫作大潮流和某些後現代主義理念侵襲的結果，一般採用敘述性白描語言，在看似平淡的口氣中、看似尋常的場景裏蘊儲生存的暖意與人間的溫情，具有高度的即物性，清淺透明而又讓人低回不已，可以提及的代表性作品有〈靠緊我〉、〈初吻〉、〈吻別〉、〈不會手淫的男人〉、〈獨白〉、〈見血的時刻〉、〈並且記住你的臉〉、〈南方的愛情〉；而讓我最難忘記的一首是〈花兒爲什麼這樣花〉，“我相信這個世界也有許多動作／瞬間出現瞬間消失 比如／一次咳嗽或者一個哈欠 一次興奮的／心跳或者一個歎息 你的動作／是在自然中出現的 自然的／沒有偏見沒有選擇地流露出來／松鼠輕輕地落在枝杈上 然後／摘了果子就回家了”。十品的這一路寫作與幻象寫作大相徑庭、判若雲泥，兩者都在不同的向度上體現出了某種極端性，相互之間又構成了奇妙的互補和平衡。這讓我對十品詩寫才能的方

向產生了困惑，他究竟應以怎樣的行進來完成他自己呢？

事實上，在比較漫長的寫作實踐中，十品已自覺或不自覺地吸納和整合了多種寫作模式，他要釀造屬於他自己的蜜。孔先鳴先生曾經指出，“全面閱讀十品的詩歌不難發現他是有著傳統底蘊的現代詩人，他的許多作品既有傳統思想，又有現代意識，傳統與現代在他這裏不是鴻溝，不是拒絕，不是反叛，而是和諧的整體”，我認爲這一論斷是可以成立的，〈漂流與記憶〉、〈白水〉等詩“在閃爍著現代意識的字裏行間，依然滲透著傳統美學的深厚和悠遠”（〈理解詩歌的意義——簡論十品的詩歌創作〉），就是明證。有“愛琴海歌手”和“飲日詩人”之稱的大詩人埃利蒂斯“使超現實主義適應悠久、豐富而柔韌的希臘傳統”，從而寫出了譽滿世界的〈方向〉和〈第一個太陽〉；臺灣詩人洛夫先生使超現實主義適應幽深玄妙的道家思想和禪宗智慧，寫出了〈清明〉、〈獨飲十五行〉、〈長恨歌〉、〈金龍禪寺〉、〈與李賀對飲〉、〈邊界望鄉〉、〈未寄〉等一大批詭異孤絕的作品，亦足以垂範於來者；我認爲，我們的詩人十品也可以使超現實主義適應博大精深的本土文化和光怪陸離的本土現實，寫出堅實、精緻、洗煉而又雋永的傳世之作來，請相信我：我已經在〈真的，這房子很擠〉、〈老唱片〉、〈門廳〉、〈說一些土豆〉、〈花開的聲音〉、〈歲末〉、〈神秘的燈〉、〈神物〉、〈簫聲〉、〈悄悄離去的朋友〉等一大批品質非凡的詩篇中看到了紅豔欲滴的曙光。

2005年12月13日草成
22日改定

詩人沒有武器

◎向明

詩人是文人，文人手裡是不用拿什麼武器的。詩人應是一面鏡子，把人間萬象通過藝術手法赤裸裸的表現出來，讓人看清自己而已。然而這些個不拿武器的詩人，都比手拿刀槍棍棒或衝鋒槍的武夫更孔武有力，更具摧毀的力量。

獲得 1971 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智利詩人聶魯達，他的文學創作與政治理想聯成一氣，對法西斯霸權作殊死的抵抗。三十四年前由於美國尼克森總統的策動，智利發生右翼軍人的流血政變，民選的總統，也是聶魯達的密友沙爾瓦多·阿連多被推翻並死於非命。十二天後也被右翼分子迫害而流亡的聶魯達，因癌症不治而瀕臨死亡。在聶魯達咽氣前，荷槍實彈的士兵在他家後園子裡掘地三尺，以尋找埋藏的武器。聶魯達尤撐著最後的一點力氣大聲說：

“你們在此地找到的唯一武器，就是文字。”看吧！這就是詩人的自供，他的唯一武器就是他的詩。不是手榴彈，也不是火箭筒。

據說二次世界大戰時，史達林在希特勒兵臨莫斯科城下時，在地鐵車站對全國發表演講時說：“希特勒要消滅俄國，但不可能戰勝俄國。因為他面臨的是一個普希金的俄國，一個托爾斯泰的俄國，一個契訶夫的俄國。”這三大作家的文字力量，詩的力量，文化的力量，是俄國的最堅強的實力，史達林知道得很清楚，絕對不是德國納粹的飛機大砲可能戰勝。

有人說，國民政府當年從大陸敗下陣來，狼狽地撤退到臺灣，並非八路軍船堅砲利，或驍勇善戰，而是完全敗在共產黨的筆隊伍手裡。別的不說，只說老詩人艾青吧。在國民政府的威信極度脆弱時，那一場在北京大學禮堂舉辦的詩朗誦，他的長詩〈火把〉便在光天化日之下，真的由滿會場，上千點燃的熊熊火把中登場。那種氣勢，那種煽動性所激起的憤怒，是與那些走上街頭的職業學生，高喊“反飢餓”、“反迫害”的口號相互呼應的。白天尚需點燃火把，可見當時統治者的黑暗到什麼程度。這是詩的隱喻的高度發揮，其摧枯拉朽的威力，最後是把國民政府逼到臺灣來。

詩人的手上沒有武器，頂多一枚筆，其所發揮的威力，有時勝過一枚原子彈。

別把詩人看成只會吟風弄月，傷春悲秋，或輕輕的走了，不帶走一片雲彩的柔性多情，其實詩人要硬起來，或拗起來，也是非常可怕的。

微型詩：詩王國的微雕藝術

◎寒山石

詩王國是一座閃閃爍爍的星空，微型詩是一顆璀璨奪目的明亮；

詩王國是一汪浩浩蕩蕩的海洋，微型詩是一朵凌空飛濺的綻放；

詩王國是一片密密麻麻的林莽，微型詩是一株茁壯拔節的成長；

詩王國是一道鬱鬱蔥蔥的風景，微型詩是一種玲瓏小巧的微雕。

微型詩，以其“五精”，即精煉的詩句、精巧的構思、精美的意境、精妙的智慧和精湛的技巧，成為詩王國的微雕藝術。

1、惜墨如金的精煉詩句

詩是濃縮的智慧，是文學家族中最精煉的表達；微型詩更是濃縮的精華。它少則寥寥幾字，多常常也就是二三十個字，卻以最有限的詩句，拓展出最無限的空間；以最精短的形式，承載起最博大的內涵。一句絕妙的語言、一個精當的辭彙，只不過是長詩光彩奪目的桂冠上一顆閃爍的珠寶，但並不能代替桂冠；但對於微型詩，卻是關乎成敗的最關鍵的一環，甚至就是詩的全部。如〈生活〉：“網”。只一字就帶給我們無窮的感慨和無邊的想像。

又如賴楊剛的〈瀑布〉：“天空跌下來，摔成一句詩／一吟／就大氣了靈魂。”這飛流之下的一“跌”，“疑是銀河落九天”，其速度之迅猛、其力量之強勁、其氣魄之宏大躍然紙上。緊接著凌空而下、水花飛濺的一“摔”，成就了空

谷迴響的一“吟”，便“大氣”地以一種磅礴氣勢瀰漫著我們歎為觀止的靈魂。的確，仰視大自然這壯觀的一幕，靈魂怎能不為之震撼！

再如郭密林的〈峽谷〉：“誰把一帶水聲扔過山去／扔過去，群山的傷口／流出白色的血來。”是誰站在群山之巔，“把一帶水聲扔過山去”，讓豪情如此奔放、如此迴腸盪氣！只一個“扔”字，就讓波濤洶湧的急流在我們面前澎湃不已！

2、獨闢蹊徑的精巧構思

寫詩，不可能像寫小說那樣洋洋灑灑、娓娓道來地鋪墊，寫微型詩也不像寫長詩那樣深情舒緩。寫微型詩，沒有開始，只有結束；起筆就是落筆，序曲就是高潮。可以說，微型詩是撕破長空的一道閃電，是裂石驚天、瞬間炸響的一聲霹靂。微型詩正是一種瞬間的藝術，是瞬間迸發的最燦爛的火花，是瞬間展現的最卓越的才華。

如賴楊剛的〈英雄碑〉：“傲骨一根／捅破／天。”把英雄碑形象逼真地比作“傲骨一根”，使那錚錚鐵骨、凜然氣節突兀地高聳在我們面前，緊接著一個“捅破／天”更是氣貫長虹！

又如黑馬的〈番茄〉：“在農田／點燃希望的紅燈籠。”把一個個鮮紅的番茄比作紅紅的燈籠，真是奇思妙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燃亮滿園希望的紅燈籠，那是怎樣一副優美如畫的田園風光，又蘊涵著農人多少紅紅的憧憬和希望！

——讀毛翰詩集《天籟如斯》

從晚清“詩界革命”開始，中國新詩筆路藍縷，隨著歷史變遷與政治走向而起伏變幻。無論是“五四”時期的白話詩、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現代詩以至後來的革命抒情詩，還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朦朧詩”，九十年代以後“先鋒詩”、“晚生代”詩等等，詩道路的波瀾起伏，一方面是中國詩受當下社會語境影響的嬗變過程，同時也是詩探索合乎其藝術發展規律的艱辛歷程。

現今許多人關於文學“邊緣化”的危機意識日增，而詩這樣一個思考精神向度與生命存在的藝術載體似乎受到更多的“冷遇”。消費時代與快節奏的生活，造就了一批批速食式文化，而字斟句琢與娓娓傾訴的文學則成了不合時宜的另類。事實上，正如人們的生活離不開文學想像的力量一樣，詩所能帶給人的感染力依然存在。因此，“文學已死”的說法並不是文學的終極命運，它聽起來更像一個可怕的咒語。它提醒人們思考，如何在內容與形式上，尋找一種合乎詩發展方向，也切合當下人們審美維度的藝術空間。

也許前一段時間網路上被惡搞的“梨花體”以及關於詩語言的爭論，可以看成是人們對詩寫作美學形式的一次集體思考。關於詩美學的探索，九十年代以來的先鋒詩注重詩文本的純粹性，而把與詩有關的現實生活推出詩句子之外，而之後的“個人化寫作”甚至“下半身寫作”把對個人的存在關照以及對個體慾望的極度張揚發揮到了極致。總結九十年代以後的詩美學特徵，可以發現，它們不斷標舉新異的旗幟，或者尋求文本的自我批涉，或者在慾望話語中想像世俗生態，顯示了與傳統話語斷裂的姿態，同時也顛覆了原有的詩審美形態與美學規範。

從這個意義上看，毛翰先生的詩集《天籟如斯》是一次關於詩傳播媒介與存在形態的思考和有意義的嘗試。毛翰

先生是詩人，也是著名的詩論家。或許正是後一個角色使他對詩整體存在和發展態勢有一個更自覺的思考過程。詩集《天籟如斯》是一個超文本鏈結。“超文本”（hypertext），指的是用超鏈結的方法，將各種不同空間的文字資訊組織在一起的網狀文本。這個概念可以說是網路時代對於文學文本的重大變革。點擊一個關鍵字，便可以進入另一個相關網頁。人們輕而易舉地擁有豐富的文本資源。這是媒介革命對傳統文學文本存在樣態的有力征服。而詩集《天籟如斯》詮釋了另外一種超文本的可能性風格，即借助多媒體技術，融詩、圖畫、音樂於一體，以直觀的視聽方式展示新的詩文本形態。詩意境在那一段段纏綿動人的音樂與一幅幅濃淡相宜的圖畫中得到了完美的呈現。於是，閱讀的過程真正成了一次情感漫遊的歷程，有時令人沉思，有時令人感懷。這些詩作正試圖敲打許多人久已遲鈍的心弦，它發出的迴響或長或短也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帶領人們進入其精心營造的詩性世界。

如果說毛翰先生詩集《天籟如斯》對詩美學形式的探索，對於當下詩存在形態是一個重要的啟示，那麼其在詩集中所欲傳達的抒情主題及情感內面更是該詩集的分量所在。因為那是詩人有關個體生命場域的一次次傾情訴說與無盡想像。在這樣一個充滿詩情畫意的詩集裏，人們至少可以發現以下兩個方面特點：

一是個體生存與現實感懷。對於一位潛心於詩領域的詩人來說，擁有一顆飽滿而熱烈的詩心無疑是拓展其詩空間的必備要素。而毛翰濃厚的詩心則表現於他常常能以詩人特有的敏感捕捉社會變遷的神經，並引發深層的思考。如果說詩集中“多情應笑我”、“唯美與感傷”等部分更多的是詩人對種種細膩情愫的執著言說，那麼他關於現實社會、社會問題、重大事件等等的關注與體察則

顯示了一個富於責任感與反思精神的詩人應該有的思考維度。詩人或以細小的事物為切入點，如〈鴿〉、〈鴨子〉、〈鳥語〉等等，或直接對當下的社會問題感懷興歎，如〈愛滋病〉、〈克隆人〉、〈黑社會〉等等。而無論是哪一種方式，都彰顯著詩人直面社會弊端、挖掘人性弱點的言說衝動。在詩人看來，自由的、有靈性的、純粹的“鳥語”有如天籟一般，“天真唯美”，而一旦進入世俗生相，便可能被異化。這是一種不滿、抗爭抑或一種孤獨而矛盾的姿態呢？並不劍拔弩張的詩句，卻在意象的轉折與情感的對立之間，凸顯著詩特有的情感張力以及詩人複雜的思緒。

現代性是當下中國社會語境中繞不開的話題。在某種意義上，現代性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互動關係，充滿了矛盾與對抗。它允諾我們去冒險、強大、成長和變化，同時又可能摧毀我們所擁有的、所知道的一切。換言之，現代性賦予人們改變世界的力量，同時也在改變著人本身。現代社會開拓了人們的視野與想像空間，同時又可能把人的自由存在及個體力量轉向一個逼仄的角落。詩人毛翰在他的詩中無疑表達了這樣的體悟，即個體的微弱力量無力改變自身的生存壓抑。於是，詩的筆調顯出了幾分慷慨，幾分無奈。這樣的時候，詩人往往喜歡遁入他所嚮往的詩意空間，纏綿悱惻而又純澈多情。

一是碎片印象，建構整體。面對自然世界的紛繁蕪雜，毛翰先生力圖從不同事物、不同角度入手，闡釋與觀照人生世界的豐沛與深邃，讓人從多元的思考中走進一個多彩的藝術世界。詩人常常以詩化的寫意方式，營造出生活的感悟、生存的態勢、生命的動感，多維度地表現人生世界、社會自然的本質內涵。而縱觀這些詩的感覺形態，與其說它們是對外在世界的描寫，不如說是詩人用主觀的方式把外部世界打碎。因為從大部分詩作來看，毛翰先生較少直接呈現整體的客觀世界投影，而是以碎片式的印象景觀來結構自己內心中完整的空間世界。這諸多印象連綴成了自語式的詩意言說，為讀者呈現了詩人空靈的存在

形態中包蘊著的曠大的思想內涵。如〈海棠無香〉一詩所寫：“海棠無香／無香的海棠／是一首無韻的詩／一隻無哨的鴿／是一把精美絕倫的琴／靜靜地摟在春的懷抱裏／無須纖纖細指彈撥”

。詩人並不以海棠的生長狀況和生存環境入手，而是以海棠的香味為想像的起點，在一系列巧妙的比喻裏點出海棠“至香而無香”的淡然和清雅。而這靜謐與超然的境界與其是外界自然的碎片式存在，不如說這是詩人藉以建構的整體詩性空間。這首詩簡潔含蓄的語言像是詩人自言自語式的表達，這種自我言說的方式不僅是毛翰先生超脫塵世、怡然自得的生活樂趣，更是詩人在沉思與沉潛生命的過程中透視了現實社會的弊病，轉而向生活律動尋找生命感動的音符。

可以發現，詩人抒寫碎片印象時常常是淺唱低吟。有時留戀於古典韻律的迂回婉轉，有時傾心於書畫境界中的清新雅意。詩人對季節更迭、萬物變遷、風花雪月似乎有更多的敏感，感物而傷懷，顯出了詩人柔性而浪漫的另一情感向度。詩集中的“懷寄天物”、“家國情思”等部分，詩人並不滿足於對自然的摹寫，而是通過意象色彩的變化、象徵蘊味的加深來表徵主體情緒的多維度側面。更為重要的是，詩人把自己的主觀情感外化於詩中的繁複意象之中，從而使原本也許並不起眼又比較難以駕馭的意象幻變得極具情感衝擊力和審美感召力。詩人筆下的一系列意象不僅具有單純自然的美，並兼具了詩人生命與情感的印痕。由此看來，毛翰詩的空靈之美源于生活與自然的細微純潔，更離不開主體的用心體驗與生命感悟。情與景的相互點化，理性與感性的來回跳躍，使詩人的詩美品格得到了很好的再現與提升。

詩集《天籟如斯》創造了一個空靈的詩意世界，是詩人毛翰沉潛生命與理性思考的力作。詩人把自己對整體世界及個體內在情感的獨特體驗凝聚為一個個天籟般的音符，讓讀者如飲美酒般酣醉而不自知。詩人一直致力於詩美學形式與詩意空間的探索，而未來他將在他的詩領空擲出多麼絢爛而閃亮的一筆，讓人期待！

說詩小札

◎黃伯飛

語心

中國詩之文字組合

白話詩的字的組合，是單音字和複合詞的組合。舊體詩的字的組合絕大多數是單音字的組合。因此，舊體詩可以製造出一些所謂之準則的“格律”來。白話的單音字和複合詞的配合率，數量之龐大難以計算，大概——也無此需要——去做這種浪費時間的工作。

中國語言根本是一個以聲（字的發音）、調（平、上、去、入——1,2,3,4）四個聲調參、差搭配而成，所以白話新詩若是能夠隨時體會，不致走入一些扭扭曲曲，不白不文，自命高人一等的腔調來，雖然我想這也是一種新的創作，不過日久天長，這種“格調”是否可以留、傳下去，只好在中國的詩史上找個定論了。

詩、文之別

文可平鋪直敘，詩須曲折有致。文如長江大河，詩係高山流水。

詩需要什麼？

詩需要文字來表達，更需要情感（涵括知性和感性的情感）來推動。

我不會創製文字，我只是把文、字製成一個新的組合；我不會製造情感，情感是情、感自己製造的。

散文與詩

一個年輕的寫詩的朋友，有一次問起散文和詩的分別，我曾經用下述的一個比喻答覆他。我說：一對情人在離別前緊緊擁抱捨不得放開的一股熱情是散文；離開之後，越離越遠，彼此揚一揚手，是詩。

語音動人神魄；語言蕩人心胸；語心是能源——發電。電，你是看不見的，詩若是沒有語心，那就其中必然缺少了一些什麼。

什麼是詩？

什麼是詩？單從技巧方面看，不外1.善用明喻(Simile)、暗喻(Metaphor)，2.用新的手法，把字句的位置，輕、巧、靈、活地安排好。若是從感性方面來說，那就要看寫詩的人心中的指南針，如何在方向轉移之後，顫微微不停地跳動，再回到它的本位。

什麼是詩？不能單從技巧方面來看，亦不能單從感性方面去說。詩是一個從駁雜紛亂中凝煉而成的獨一無二的藝術品。

詩之存留

感情深刻的詩存留在心中；
風、花、雪、月的詩存留在紙上。
感情深刻的詩裡頭必定有人——不只是就是一兩個人。

詩之成熟

詩的成熟可能與年齡有關，詩的不成熟，不可能與年齡有關。其中重要的關鍵在閱、歷，閱是對事物的觀、察，歷是寫詩的人對世事、人事各種變遷的細心體會。閱歷的深淺，多半由於各人的性、情，詩之寫得好與寫得不好，有關於技巧之是否純、熟，詩之成熟或是不成熟，則非單從苦苦練習便可得到。

究竟什麼是成熟的詩？寫了一輩子詩的人，忽然眼前一亮，沙盤中出現幾粒金沙，他不會即刻想到它的時價，更不會追尋金脈的由來，這些金沙便是詩礦中成熟的詩。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差不多已被人遺忘了的美國女詩人穆里爾·魯凱澤(Muriel Rukeyser, 1913-1980)是一個生死都在紐約市的詩人，出自一個富裕而開明的猶太人家庭，後在菲爾德斯頓學校(Fieldston School)、瓦莎學院(Vassar)和哥倫比亞大學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並曾在勞倫斯女子學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執教。

她的詩描寫社會和政治問題，同學中有詩人吉曉普和作家麥卡錫。在大學期間，她曾寫了一些抒發個人感情的作品，投寄《詩》雜誌。她的生活目標和藝術的追求是要與時代同步的；30年代美國經濟的不景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即將來臨，因之左傾政治思想流露在她的作品中。後來她列席了斯科茨博羅(Scottsboro)種族歧視糾紛審訊案中為無辜罪犯鬥爭而遭逮捕，她也曾目睹納粹辦的世運和西班牙內戰最初的事件。她那個時期的作品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息，對非正義的壓迫及婦女解放運動總是明確地表明反對的立場，使讀者的眼界大為開闊，她寫的範圍也相應擴大。

她認為女性應能幹男人的工作，故曾在羅斯福航空學校受訓，但由於父母反對簽字，未曾獲准駕駛飛機。就是在這個期間，她寫了一首重要的作品，表明一個女性也能學到豐富的航空知識《飛行理論》(1935)，同年這本詩集得到了耶魯青年詩系列叢書獎。

魯凱澤對人類有強烈的使命感，鳴人間不平，為正義而鬥爭。她渴望自由，在寫一首短詩的過程中，她曾陷於沮喪和絕望，還懷著與人類溝通的希望：

你現在幹什麼？如果我們能相互觸摸
如果我們這些各別的實質可以被掌握
像中國謎語般可以捏緊……昨天
我站在行人擁擠的街上，
沒有人開口講話，晨光照耀。
人人沉默，走動著……挽著我的手吧

和我說話吧。

她的詩集和作品有：1.《美國，1938》描寫工業高度發達的大西洋沿岸受壓迫的窮人，該書包括“死者篇”，是描寫死於矽肺的西弗吉尼亞的礦工，被認為是她最佳的作品；2.《魯凱澤詩選》，1978年面世；3.《美國天才威拉德·吉布斯》Willard Gibbs: American Genius, 1942，吉布斯是美國的一位富於想像力和愛探索的數學家 and 物理學家，魯凱澤給他作了生動的描述的傳記是有寫傳記技巧的突破性的，頗獲好評。魯氏的詩作含有現代詩家的影響，如惠特曼、威廉斯、克蘭、奧登和格雷戈里，基本上她的作品是受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響，她同時也影響了女權主義女詩人如艾德莉女娜·里奇、A·Rich 和安妮·塞克斯頓、A·Sexto 等。

1979年，教育家邁克爾·特魯說：“魯氏用美國語言寫出了苦難和瘋狂，一個世紀毀壞和異化的結果。然而她的感知力也屬於17世紀。對一切採取玄學的態度，把藝術和科學，詩和物理成功地聯繫在一起，彷彿感受的分化從未發生。”

她在逝世前寫下一首名為〈自殺的力量〉的短詩：

窗台上的花盆用綠邊紅葉的
話語對我說：
花花花花花
而今為了所有死者開之故開放成花
——張子清譯

這位堅強的女詩人總令人難以忘懷。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她曾工作於美國聯邦圖書局，由於她的左傾思想，特別厭惡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她的工作沒有獲得贊助。因她也是個婦女解放主義者，在麥卡錫反共時代未有受到迫害。她也反對越戰，70年代她為

爭取一位被捕的南朝鮮詩人金枝哈(Kin Chi Ha)的釋放，曾冒大雨進行抗議，鳴人間不平，為正義而鬥爭。在美國出版的《基督徒世紀》雜誌中，1980年邁氏又稱許她是一個“最持之以恆的反叛者詩人”。

她曾是一個養育一個兒子的單身母親，1980年卒於紐約。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本期出版是新大陸踏入第十八個年頭的開始，記得一九九四創刊後的第四年，編者在台參加創世紀詩刊的創刊四十週年慶，面對痠弦和張默兩位前輩詩人的期許時曾提過，如果新大陸能堅持到創世紀一半長的時間，自己就心滿意足了！那時說的四十之一半是二十，距離如今不過二年了，回顧起來，除了傷逝時光，又豈能不對“詩”的現況和未來感慨萬分？

別的不談，單就本刊這麼多年來對“詩歌”一詞的批判，為“詩”正名的努力而言，雖然大多數的詩友在私下討論時都認同我們的觀點，但證諸於各方面的來稿，編者每期不知刪去了多少個“歌”字的事實，則這些努力又顯得徒勞。經常聽到的辯解是，現代漢語一般為兩字一詞，詩人非不知“詩歌”之謬，只是積習難改。若然，則這種態度就更不值得原諒了！一詞之謬對初學者之遺害大矣，蓋初學寫詩的通常都是年輕人，年輕人（其實也包括許多寫了多年的作者）通常都有望文生義的毛病。以編者的個人經驗為例，自接觸詩始即認為“詩歌”不過就是那些句或段後加上啊呀吧嗎歇斯底里的呼喊，不如古詩遠甚！幸而那時台灣以紀弦為首的詩人早已對“詩歌”大加撻伐，而自已年齡日長，逐漸能分辨是非，方知“詩”之異於“詩歌”。但既然明知詩歌就是詩的詩人，為什麼還要將詩叫成詩歌呢？詩是什麼？詩歌又是什麼？願詩歌作者有以教我！

感謝本刊編委冬夢及詩人長篙的協助，“湖南詩人詩輯”經於本期發表。本刊歡迎詩友們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的詩作特輯，以增加交流，有意者請先來信與編輯部聯繫。

定居北加州，來自台灣的詩人謝勳即日起正式加入本刊行列，讓我們齊聲拍響歡迎的掌聲！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並發表意見。至於一些連接不上這個網站的大陸地區詩友，則請到：<http://home.pacbell.net/wtchan> 下載最新一期或：<http://briefcase.yahoo.com/tchanw> 下載最近數期的新大陸詩刊。

詩訊

●《遍地桃花——桃花詩三百首》上下二冊經由中國文聯出版社於2006年出版。由沉璃、凸凹二位詩人主編，選有舊體詩、新詩及外文詩。

●台灣詩人藍雲新著《即興詩鈔》經由台北唐山出版社於今年一月出版。

●由余欣娟、林菁菁、陳沛淇編著的“讀新詩遊台灣——人文篇”之《走入歷史的身影》經由台灣幼獅文化公司今年出版。

●2007年10月11日至18日，“第二屆中韓詩人大會”在北京和黃山舉行，會議主題是“21世紀中韓詩歌的美學特徵”。

●“20世紀美國詩歌國際學術研討會”於7月21-23日在武漢華中師範大學隆重舉行。

●著名詩人洛夫、牛漢等100餘名詩人4日齊聚太原，參加在此間舉行的中國詩歌太原論壇暨紀念中國新詩90周年。

●香港詩人古松個人詩集《客裡相逢》即將於近期出版。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運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十八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